

平淡的事

本書限期七天

新文學叢書之一

平淡的事

彭家煌作

1931

上海
大東書局
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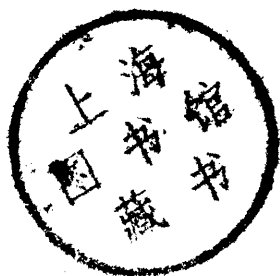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00 8339B

13525
~~1557902~~

平 淡 的 事 錄 目

勃谿	一
款待	四七
那個長頭髮	六六
雙親大人	八六
平淡的事	一〇八
火災	一三七



平淡的事

勃谿

從放工的鐘聲裏走出工廠，便雜在一羣奔跑着趕午餐的女工中了。他想：在這一堆堂客們裏漫躑着，設若其中的一個垂青起來，或無意間互相推撞一下，那成？三腳兩步跳出這漩渦吧，但家裏那個娘姨年紀不算老，也許樓上兩個年輕女人在竈間燒菜，或在後門口談天，自家在那中間呆呆的站着，那又成？……懷着這不安的心情，於是前後左右那些穿旗袍的，繫裙子的，剪鴨屁股的，梳橫S的，以及長的，矮的，蠻的，俏的，平常本可任意回頭去瞧瞧的，這時也祇得非禮勿視，頭端端正正的豎着，眼珠斜斜的溜一溜便直

射着老遠的車馬和眼前許多活動的曲線；身體是東閃西避的像在交織的電網裏穿插，也像熱鍋上的螞蟻那般走頭無路。他知道如此小心翼翼恐還不足以贖其辜，因為後面一大羣裏有他那個她，而她那雙眼睛又一定還像巡洋艦上的探海燈，在監視着他，巨礮瞄準着他，一有動作就會被轟燬的，實際，別的事他並不怕她，但在男女的關係上她對付的能力可不弱，一絲一毫都不放鬆的，有時還無緣無故在挑釁，以為不如此這野馬定規給什麼賤貨牽了去。因此，起碼，他對她是不能有點不踏踢的。

家門口是到了，娘姨已經把小人在弄堂口笑着，處間也是冷火秋煙的寂靜，他脫了險似的在客堂間門外很挺拔的待着，以為一路都在上帝鑒臨之下，自問是可告無罪於她的，但不久，突現在後門口的卻仍是老早就扳起的一座三角臉；本來這不過扳一扳而已，沒別的變故終究要復原的，可是樓上那兩個偏在這時走下來，而且不能避免的滿不在乎的在他身邊擦過，這

352.6 4239

平 淡 的 事

就不能不使那個她眼珠朝他和她們之間翻着，強盜似的從口袋裏搶出鑰匙，粗重的開了鎖，猛烈的推開了門，隨即把那「賤貨」暴出來。如果他回嘴，那「不關你事」定規可以聽到的。他是已經做過幾年的男人，當然知道怎樣利用男人的火，那火一發，在女人看是應該了不得的。這小風波用威嚴的沉默儘對付得下，因之他不響。看形勢，她也就不敢再多嘴。

飯菜像貢在兩個雷神前，沒有聲息也無暇玩味就被吞掉了，又生怕這局面的開展，男的便飯碗一丟就走了。

說是兩家頭暫時離開了太平些，但那祇是暫時的事。

到下午放工時，他還是不敢忘記上午那回事，特意在工廠多待一會，揣想着馬路上那些妖精是已經絕了跡，揣想他那個她是一路平安的已經走到家，已經好好生生開了房門一屁股釘在牀沿正默念着「現在該是他回來的時候了！」然後他才急忙竄到家，一直衝進房，使自家和樓上人連打照面的機會都

沒有，這才算差強人意的，他沉默的看他的書，她也放下扳起的面孔料理她的一切。

人是到家了，沒問題的，然而這天是臘月二十三，她祖母家請在晚上吃飯，兩家頭早就答應一定去，前一天也有人來囑咐過，十回請就有九回不敢到的他，這回當然不反悔，可是那時形勢似乎又變了，她打扮好了自己，關照好了娘姨，預備好了孩子的飲食，一切都安排好了，抬頭瞅着伏在寫字臺上一本正經的看書的他，裝出個不自然的和顏悅色來：「噯，你究竟怎樣嘍？——不早啦，還不預備？」這樣問的時候，然而他不理。實際，他是嫌她祇肯出五成「低首下心」的價格來買自家的承諾的，男人在女人身上圖報復。有時宜於在晚上用嚴峻的態度，也宜於她娘家有事故的時候，因之等第二回的「噯，趕快啊！」發出了，他才頭都不抬的強勉着答道：

「你去你的好嘍！——我是不去的。」

「啲啲啲，又裝架子，因為上午說了那末白話就——」

看形勢，祇要他肯開口事情是可以轉彎的，她就挺着臉把話頂上去，生怕弄僵這樁生意似的即刻加了幾成價。但這反而引起對手的居奇；

「無論如何不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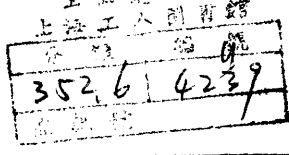
「那你就當初不能答應人家呀！——害他們等，而且請了多少次，一次都不去是不行的。——等下他們問起來，我把什麼話答應？」

「不去，不去，死人也不去——當初是當初，現在是現在，他們問起來，你隨便扯句謊就行。何必定要我同去？——跑到人家吃一頓，回家要嘔幾天氣是犯不上的。」

逼到「嘔氣」上，實在是使她無法解辯的，就祇好沉默着。但排了許久的陣，不去是太掃興，一人去又不便，且在玻璃櫃前扭了一扭，總覺着那旗袍太合式，頭髮也剪得與稱意，新皮鞋在地板上闊托闊托的也着實有韻致，時

鐘是早已催走了黃昏，還在滴滴打的真令人煩煞，人是伏在寫字檯上在裝腔作勢，去是未常不可去，就爲着通不過「嘔氣」那難關，於是，起首，她不能不「祇要你自己……我爲什麼要……」的低語着，但終於立即改口說：「呵喲，走吧，老天爺，我決不和你吵就是。」這似是帶噴帶笑的語調，實際她是已經做出實足的派頭在哀懇了，且蛇精般走攏來纏，推，他雖則口裏說「真討厭！」「真麻煩！」心裏未常不這樣說：「是時候啦，祇等你再懇求一下就可以……」於是，果真等到受了她一下推，他才勉強收拾收拾。一道走了，臉上依然滿堆着不情願的烏雲。

祖母家有一個寡孀孀，是她先叔由堂子裏接出來的，年近四十還是胖裏藏嬌，不曾減卻一點疇昔的風度，也有她的兩個年輕嫂嫂，分居的她的弟弟也帶着小巧的媳婦兒來了。這些人都伶俐活潑，擅應酬，在她的眼裏那都是些尤物，足以迷惑他的而而餘，在敬茶敬烟等事上也都是些引誘的勾當



平 淡 的 事

，說他倆是和她們在一塊兒吃年飯，那真罪過。

這自然是飯吃了就不願在那兒多停留的，加之男的女的聚在門口送別時，那又簡直等於在幽會，在情話，總之，她是嫌他和她們太接近了，就匆忙的往前衝，示個範好使他識相，隨即又轉頭嚷：

「走啊，還站着幹什麼！」

在許多人前他不便回嘴，祇悶着走，他是完全被賣了，被騙到她的勢力範圍內給白罵了一頓。他的血在倒流，全身在發熱，人是機械的被一肚子蒸氣在推行，直到街口才從一堆惡毒的憤怒的言語裏找出那極輕鬆的一句，不管那已是幾乎失了時效的：

一走自然是走，誰還想在這裏過夜不成！——我原是不肯來的，媽的，不知是什麼鬼要牽引我。」

這幾乎是對自己說，在車馬喧嚷中，她已經低着頭在兩丈遠的人縫裏攢了

，然而他總算吁了一口氣。他眼光四矚着，覺身後沒有巡洋艦，也沒有向自己瞄準的巨礮，心頭一舒展就忽然被一種神妙的覺感牽制了他，他不明白她爲什麼無緣無故要頂撞自己，卻又在憤怒中把自己放棄了，讓自己在男女雜沓的通衢這般的自在？難道她是藉着這玩意來消遣？那就自己何必那末的認真？於是他就像人海中的夜的夢遊者一般，把自己擱在一箇旁觀者的地位來觀察自己以外的他和她，以及一切，那醞釀着正待暴發的火花早已無形消滅了，突現在眼前的彷彿是一個奇特而倨傲不馴的不許任何雌動物佔有她的伴侶的雌動物；她沒頭沒腦直往前竄，讓那些雄動物把她推到左又擠到右，有些是走過她連連扭轉頭迷迷的瞧着她，有些是牢牢的在她後面跟着，於是他想：假使她是爲自家所有，自家能看得過意，不把那婊子豈搵個臭死？假使她不爲自家所有，自家能不像別的動物樣也扭轉頭瞧她個仔細？甚至趁着黑暗着實拿出手法來進行一下？那鴨屁股，旗袍，高跟鞋，豈不和別的雌動物

一樣具着引誘力？她又何常不像在別的動物的眼中的一樣可愛？假使別的動物對於她進行成功了，她是不是又給佔有了使別的動物又和痛苦的自家一樣？……這奇蹟在他心裏一來回。幾乎使他笑。總之，仔細想。實際上他是她的。名義上，她也是他的，這是大數難移的沒法挽救的事。他不是箇旁觀者，他實在熬不住被人佔有的日子呀！於是他就心裏又長嘆起來：在馬路上來往的仁人君子啊，你們倘能弔膀子把她弔上，把自家解救出來，那真是該謝天謝地的事！爲着她，自家常是腦袋脹，胸胃痛，和男朋友等於絕了交，和女朋友簡直不通信，和國家社會也絕了緣。和家鄉也幾乎不來往。同學們都在政府裏當科長局長，拿三四百塊錢一月，自家也不是絕無門路可攢，何必定要把住那三十幾元一月的所謂鐵飯碗，受窮受罪，將自家幽囚着，沉悶着？這全是爲着她，全是爲着她啊！然而她還是這樣不體諒，甚至使自家受種種的奚落與簿待！況且自家還是真正壞到怎樣的程度和她嬌嬌或祖母弔過

膀子？跟別的女人戀愛過？狂嫖濫賭過？退百步講。就算自家不愛她，也是不能勉強的，而且這全是她愛無中生有的吃醋，自作自受啊！這值得她束縛自家？監視自家？她到什麼地方去，自家從來不過問，她可以和別的男人獨來獨往，自家爲什麼就不可以？人類除了男便是女，自家難道祇能和人類以外的動物們往來嗎？世間的女人不絕滅，恐怕自家是永無寧日吧……唉，假使海洋中有這末一箇荒島，連雌禽雄獸都絕跡的荒島，比魯濱遜住着的還荒漠百倍，自家真情願漂流在那兒，無聲無息的活着，無聲無息的死去，到那時看她又將怎樣說？好幸運的魯濱遜！好悲哀的自家呵！……

鬱悶，悲愁忽又將他緊緊的包圍着，頭縮進大衣裏，一步高一步低的殭屍般將自己搬到家之後，原想順順暢暢的在冷靜的被裏埋葬了自己，好玩味那空幻的荒島中的樂境。可是剛進房，小孩在娘姨手裏忽然嘔吐起來，他那箇她踉蹌的走攏去一把接住，就開始無名的咒：

「都是吃了這頓倒霉的年飯！」

好像這話不受聽，那態度也不受看，火山在爆發啦！地在震動啦！他忍着，但總覺那是無可避免的天災，自己不能不陷落到那種天翻地覆的境界裏去。朋友們會勉慰他過：居家用得着糊塗二字。又有箇朋友會替他打過一箇比方：男子頂好做箇牛皮糖，可圓可扁，然而這時的他是覺得再糊塗再牛皮糖化也不成功的。

「誰叫你去的啊？誰叫你去的啊？——你在這裏呢？」他眼睛睜得圓圓的，嘴唇在發抖。

「這不關你事。」她扭轉頭也眼睛半天不瞬的睜起和他的對射着，耿耿的像要吞掉一切。

「我曉得這不關我事！——這全是我的不是：不該接那寡婦一支烟，不該和她們顛頭，更不該聽了鬼的話——去，去，——我早劃算到吃了這頓年飯

是要倒霉一世的，媽的！」他除睜眼之外又咬着牙，似乎光這樣還不行就在桌上加了一巴掌。

「用不着扯三扯四的，你這幅樣子沒人怕，你要藉着由頭鬧，你鬧好咧！——一來就拍巴掌！」她把孩子放了，騰出右手，用無名指指着他。

「是我籍由頭啊，我就來藉藉由頭看。」沒人怕是再羞恥不過的，那非藉重暴力不成功，他就眼光四面逡巡着。但一時不知從何處下手，最後是椅子的不幸，由房裏飛到天井裏，斷了一隻腿，再用手在桌上一掃，杯碟就遭了殃，滾了蛋，由牆壁上溜到地下，散了，接連地握緊拳頭漫漫的走進她，「媽的，我真恨透了，非把這鬼窩毀了不成，非大大的破牠一個壞不成！」

「原無意打人，但照這形勢進行，假使對方還不怕，那就非打不可的，因之他祇是漫漫的向前走。但前途沒有什麼障礙，好使自己盤馬彎弓，而且相距本極近，這樣漫踱着頗近於徘徊，因之他忽然感到這樣的徘徊好像在做戲

，對於剛才說的像做小說樣的句子也太不倫不類，但又不能當作玩笑事，否則空頭威勢會使效，英名會掃地，於是不能不走攏去，在她的頭上搖晃着藍筋暴出的拳頭，同時就補了這一句：「而且非做點樣子給你這混蛋看看不成的。」

「哎呀！你們看呀！無緣無故打人呀！——哼，小孩嘔吐，我說不得呀！我叫人跟你評理去。」

一半的話是在後開口嚷出來的。娘姨也走開了，孩子起首是驚哭着，終於被擲在褥子上嚇呆了。並非怯，她祇是要在深夜裏叫人來評理。

「別走，用不着怕呢——媽的！」他向着空洞的後門口又揮着拳吆喝了兩句。

雖然不知道有無理可評，說是去叫人評理，人總是不能不去叫一叫的。她的確是去了，他也就不便安心睡，拘着孤哀子似的小孩撫着拍着，久之，這

小生物也就服服貼貼的睡着了。他把他放在被裏，自己在一邊陪伴着，一邊回憶方才的一剎：那沒有動武的理由的，她並沒彰明的說：「不該接香烟，」——「不該和她們顛頭」呀！總算自己還穩健，不曾打着她，否則當真評起理來。那就……仗着空頭威勢嚇走她，把她嚇走了就算成功了嗎？……「毀了這鬼窩」……「破牠一箇壞」……哈……哈……他在回憶過後又環誦這兩句，於是微笑着，幾乎不相信自己會幹上這末一回滑稽事的。

夜深了，這女英雄終於率了一箇平常接都不到的堂兄，這可出乎他的意外，幸而那是箇先淫了丫頭後娶親，老婆兩箇還不常在家住夜的平常也在被她譏嘲之列的堂兄，年飯還在口裏就吵着要打牌的堂兄。他是皺着眉，輕着脚步，頭縮進大衣裏走進房的，看那沒靈魂的不尷不尬的樣子，早就曉得他是從麻雀席上被拖來的。見了客，牀上這箇就連忙起身打招呼：

「剛才在府上打擾，多謝！多謝！夜半更深又勞駕跑到這裏，真對不住得

很！」他苦笑着，趕忙敬了一支烟。

「呃——怠慢，怠慢！——不必下牀，天冷得很！——唉，在家正玩牌消遣，忽然舍妹跑回來——唉！——」堂兄也苦笑着，因為有「評理」的嫌疑，使他非常的躊躇。

橫蠻東西！——你不要看他那涎皮搭臉的鬼樣子，背啦人才又是一幅腔調！這強盜我定規跟他離婚。她眼珠通紅。手指着他，臉對着堂兄說：「我今
天請你來就爲這件事。——哼，動輒就打人，還了得！」

堂兄祇是笑。

「沒有的事，我打着了誰啦！——開口離婚閉口離婚，你離好了嘍！」他
看不過那兇像也就不肯默認這回事。

「沒打人，亨，不是走得快——喏，地下這些東西是誰打的？」她指給堂
兄看，惜物的眼淚不期掉下來。

「打人是沒有的事——講起起釁的原因，——真丟醜！」他對堂兄說：「我也不高興講，——這事情恐怕老兄來了也是難解決的。」

堂兄很爲難的苦笑着。室內很靜穆，祇有她抽噎的聲音。

「近來工廠裏事情忙嗎？」許久之後。堂兄設計找出了這末一句。」

「還好，——老兄今晚不做夜工嗎？」

「不，近來的夜工是玩牌，郵政局裏的工潮還沒解決呢？」

「呵——是的，工潮沒解決，將來解決之後總會加點薪吧？」

「難說。——據罷工委……」

「特此請你來不是談這件事的，要你在這裏東扯西扯幹什麼？」她在旁邊實在聽不進郵局的工潮，那和「評理」相隔得太遠，就不能不打斷這無聊的敘述。

堂兄還是笑。什麼都不便談，該談的是：

「現在時候不早了吧？」

「你走好咧，用不着你來！」她瞪着眼向堂兄。

堂兄於是便笑着告辭了，他之來本是多此一舉的，而麻雀席上卻無端缺了一只腳，因之告辭是他非常滿意的事。

「舍妹的脾氣是——總得請你原諒點。」堂兄走到後門口，回頭低聲向後面相送的他說。

「沒有什麼，您放心好了。——唉——這末晚使您——」他很抱歉的答。

「誰是你舍妹？——還請他原諒點！——放屁！——你們都是一巢貨，沒一個好東西。」她聽見了堂兄的話，立在房門口將惡語送出去，隨即碰的把門關了。

關了門也並不使人為難，亭子間的地板上有一付灰色的鋪蓋，本是招待一位同鄉丘八用的，丘八走了，他讓那東西留着，原想以備自己不時之需的，

雖然樓板太硬點，鋪蓋太髒點，但總覺那又是一箇天地，自由的世界，也就很舒服的很安慰的進去躺了，那總比伴着自己那惡婆強。

此後是誰都抱着「你不理我啊，我也不理你」的心情過日子，她有孩子玩，當然不寂寞。他有他的去處，每天飯碗一丟就走，睡覺時才回來。那是多末的愜意！

不久，年關來訪問這家庭，然這家庭卻無意於接待，他是成天在外面逍遙，她也不能不成天訪女友研究對付這逍遙者的方法，研究的結果是站在亭子間門口狠狠的咒：「小心點，我已經找着了真憑實據——亨，亨，你莫逃，自然會有人來辦你。」或把情書找出來說：「這是放的什麼屁，你自己看看？——強盜，騙子！」此外也少不了到娘家去宣傳。宣傳的結果終於把她的弟弟請來了，那算唯一的救兵。

「聽說你們常常鬧，還打人，這不成箇樣子，——祖母不答應，娘舅也不

答應。」她弟弟把他請下樓盛氣的說。

「是誰找誰鬧，這我用不着辯，——至於打人，雖然我脾氣醜，卻不會有過，你們不答應就不答應好咧，聽便你們怎樣處置我！」他臉色蒼白的起身往亭子間走，頭埋在被裏，身子抖着，似乎受了委曲般的在飲泣，

「你用不着動氣呢！——我不過對你這樣說說罷了。」她弟弟跟上樓禁抑着不好的情感說。

「不必跟他談，——你看他這幅樣子，還有樣什講頭，離婚就是。」她在亭子間門口威武的嚷。

「姊，你別響，你這幅樣子也難看。——來，來，我們到下面再談談，大家平心靜氣的。老是這樣吵下去真太難了。——」

於是大家走下樓在客堂間坐定了。

「舊賬不必算，現在，你的意思究竟想怎樣？」她弟弟對她說。

「我還能想同他離，一動就拍桌打椅的——孩子給他嚇壞了，娘姨也不肯做，我情願一箇人住安耽。」她口是心非的說，以爲一提起「離」就夠把他收服的。

「你的意思怎樣？——她說是要離。」她弟弟試探着問他。

「我不怎樣，隨便她要怎樣就怎樣。」

「不能隨便，隨便是不行的，——她的話你究竟同意不？」

「我沒有什麼不同意，祇要她怎樣合式就怎樣，總之，吵鬧的日子我也過不了。我是承認我的脾氣壞，但她——」他始終含糊的答，生怕承認了。或者會有出乎他能力之外的條件終歸使自己屈服的。

「你的脾氣好，你的脾氣好！——我不要同你這強盜住。她橫蠻的說。眼淚滔滔的流，已決心收服不了他就祇好挺而走險的。」

「姊你還是這樣我就不管了，隨你們自己去。——我看你們並沒有大了不

得的事值得離婚的，況且當初既是戀愛結的婚，一點小事就鬧到這樣，不是笑話嗎？像小孩子一樣的，你們自己想想——我的意思不妨暫時分開住試試。你住在這裏，他住在亭子間，誰都不能走到誰的房裏鬧，如果誰走到誰的房裏鬧就是誰的不是，到那時就沒有法子想，祇有離。你們都同意嗎？

「可以，好。」他爽氣的說。

「就分開住也好，——但是他，每天飯碗一丟就跑，一定是外頭有箇賤貨在等他啦，不然，他這樣趕來趕去幹什麼啊？」

「那末，你究竟有沒有相好的嘍，外頭？就是有也不妨直說啊？」

「有，有，多得很。隨她怎樣說就是，但是你問問她看見過一次沒？」

「誰知道，我又沒跟他一道走，——誰知道他的鬼把戲？」

「那末，我有箇辦法，你們在上下午定一箇時刻同進廠——上午就定在八點五十分，下午就定在一點二十分吧，到了時刻就誰都不必等誰。回家呢，

——回家就各走各的吧。」

「好，好。」這是她的爽氣的回答，

「我不能照辦，——如果定要這樣就索興在我的頭上貼着「某人之夫」的紙條，在她的頭上貼着「某人之妻」的紙條還來得妥當些。」兩家頭一道走是親密的表示，大鬧之後就這樣似乎太滑稽一點的，也好像太壓迫他一點，他實在不情願。

「喏——不是有鬼心思，他爲什麼不情願啊？」她忽然露出半箇笑臉說。

「這又不是使你吃虧的事，如果也不肯照辦那就是你無誠意啦。」

「好，好，我就承認了也算不了一回事。」

「至於經濟方面呢，——她對我說過小孩她要領，如果你答應，你可以拿出多少津貼，每月？」

「她要領那更好，我每月拿出二十塊錢來。」

「誰要你的錢，誰要你的錢？」她插口說。

「她自己能生活，不要這許多錢，你祇每月貼孩子十塊好了嘍！」

「不，我給十五塊，我給十五塊。」

「好，你要出十五就十五，至於房飯錢大家分攤好了，飯是最好也單開，各人在各人房裏吃，省得生是非。等將來感情恢復了再在一起吃，住。」

「還有欠的四箇月房租。」她趕忙補了這一句。

「我一箇人還好了。」他打腫臉稱胖子的答。

「那也大家分攤好了嘍！——還有什嗎麼？——沒有不同意嘍吧？——那末，好，就這樣，就這樣。」她弟弟站起來說：「好，到開年我再來看你們。唉！」伸了箇懶腰，算盡了責任一般很滿意的走了。

其實，男女間事是可用契約式方法能解決的嗎，愛情是可以憑着圖章能維繫的嗎？本來一點小風波，時過境遷的會自然的平息的，然而經過這番手續

之後，反而在彼此的情感上留着深深的痕跡，不是一時消滅得掉的，總之，現在他們是正式分居了，也可以說是變相的離異。女人的心理狀態是不易於捉摸的，那無從斷定，然而他，起碼是有這種感覺的。

第二天是臘月二十九，工廠放了假。他躲在亭子間的地板上的被裡像冬季的蝦蟆，無聲無息的潛伏着，像是沒有家，沒有妻，沒有孩子，沒有一切，像落魄的浪人，乞丐，總之他是祇想在自己的生活上儘量流露出他是已經和她離異的淒清的表情來。

她呢，她以為他是一箇紙包，平常是放在口袋裏的，因為種種的不便，暫時擱在亭子間罷了。也可以說是自己將他暫時幽囚在那裏，讓那強盜安靜的去懺悔，去收心做好人，她可以左右他，編派他，他始終是她的。他是在那裏安分守己，這使她高興。於是，上午，她忙着辦年貨，送年禮，下午收拾屏間，又搬出一套乾淨的鋪蓋，叫娘姨拿到亭子間，又叫娘姨替他架了箇小

木牀，且佈置桌椅。

第三天是年底，絕早就帶了娘姨上菜場買了些魚、肉、蔬菜和許多糕點以及一切，晚上又親自在烏煙瘴氣的竈間弄飯菜，在自己房裏的五斗櫃上用年糕，橘子，「長命富貴」的紙籤兒和蠟燭貢了一箇磁菩薩。總之她是忙着了，忙着了又還生怕他寂寞，悲愁，就叫娘姨着孩子，提着小燈籠，走到他房裏，雖然他是起了「孩子，誰是你父親啦？」的悲感，甚至因憐惜這孩子的命運而墮淚，然而她叫娘姨抱着孩子陪了他以爲足夠安慰他的。

飯菜弄到差不多了，想起他愛喝酒的，她叫娘姨買了一瓶「白玫瑰。」家家在歡天喜地的吃年飯，這是父子、兄弟、姊妹、夫婦團圓的佳節，游子游孫還有不遠幾千里趕到家來敘天倫之樂的，自己的小家庭裏並沒家破人亡，雖然暫時分居着，並沒分屋住，更沒有當真的離異，難道就不能同席喝一杯嗎？而且他難道對自己真正幹了許多鬼心事？於是，在忙碌中她關照娘姨說：

「娘姨，你去叫少爺下來喝酒，菜會冷啦。」

隔了一會，他沒有下來，又叫娘姨催了兩次。

他是媳了燈躺著在那裏悲哀，他知道她買了許多菜，也聞到魚肉的香味。他以為她吃着隆重的年飯也許不叫他的，他悻着恨，決定不起牀，雖然聽到她關照娘姨來請他，還是把那恨意延續着：你不如決絕的把我丟了吧，既是這樣愛和我鬧！如今既已分居了，就不能當作我是死亡了嗎？就不能當作自己是孀婦嗎？又來叫我幹什麼？……其實這是一種報復的撒嬌的情感，不過這情感反把他弄悲哀了。我是我，她是她，沒有理由安閒的享受她的邀請的，沒有結婚時，自家不是也和今宵一樣年年睡在客地的斗室中的單薄的被裏，燈都不點的冷冷清清的聽着驚人的爆竹聲渡過這年關嗎？如今雖則結了婚，有了孩子，然而結婚所給與自家的吵鬧，嚴厲的拘束，累贅等等的苦痛；她是堅決的想把自家逼進墳墓才甘心；她藉着名義把堂兄請過來，把弟弟請

過來；她祖母對於自家不答應，她娘舅不答應？自家的苦痛可向誰訴述啊？又有誰說句公道話咧？她是多末勢力雄厚，自家是怎樣孤單啊？一點小事就請娘家人，這日子過得了嗎？如今正好，算正式離婚了，她用不着請自家，自家心是死了的，起碼她已是箇實際上的孀婦。她用不着叫我在她房裏吃。她自己享那饑饉吧！她和孩子團聚着暢敘天倫之樂吧！自己在黑暗的牢獄般的斗室裏，這沙漠般的牀上仰臥着，憑着炸彈般的爆竹聲，那漂流的回憶，那在眼眶邊長流的眼淚不該享受嗎？……這不消說他是在吞聲飲泣了，但在悲哀之餘，經她連催了兩次，他的心又復活了，那種悲憤的情緒又轉變為憐惜：他念及她那種獸笨的妒嫉，那不顧生命的吵鬧，那不知厲害輕重的妄舉，那不知不覺中弄到極其消瘦的身體，以及年節那末熱忱的勞碌與渴望和自家團聚的隱衷，他又覺着如果自家不去她房裏吃一頓，她在這佳節中將會怎樣冷落，掃興，悲愁啊！於是他還是毅然走進她房裏。

饅菜冷冷靜靜擺在桌上沒有多少熱氣了。她祇抱着發熱的孩子徘徊着，臉色很難看。等他進房了，兩手撐着頭盤在席上了，她才伴着孩子坐了，一面叫娘姨篩酒，一面忙着顧着孩子，一面希望他滿心歡喜的來吃這一頓，一面也想在佳節中把帶病的孩子弄出一點喜氣來，自己簡直沒有安心吃。他則祇是低着頭一聲不響的喝着那玫瑰，一杯一杯的祇想把自己灌醉算完事，灌醉了好仍然回到亭子間裏去痛哭。房裏除隣家傳進的五魁八馬的歡呼聲和孩子噥嘈聲，就全靠那輝煌的蠟燭點綴這年關的佳景。總之，兩人心中還是牢牢的鑄着「分居」兩字，剎那之間，靈魂無從團聚起，天倫之樂也一時鼓不來。她既心忙事忙吃不下，他則像盡義務專為應酬她而來的，也祇糊亂的吃了一點。不久，這筵席就散了，他仍然回到亭子間，挺在牀上又神馳到家鄉：家鄉的熱鬧的大廈中，是客秋給虎疫奪了窮愁的慈母，折了辛勞的二兄與三兄，還毀了二兄僅有的兩箇好孩子，據說去年的除夕，全家卻沒吃飯就睡了。

，今年今夜的年飯席中，雖坐着隆鍾的老父、長兄、七弟和二兄的未亡人，然而在那種淒涼的團聚中，他們能吃得下不追懷逝者嗎？不默想漂流客地的自家而神愴嗎？可是誰知道自家也在追懷着逝者，也懸念着悲楚的他們且悲傷着自己呢！……往事的追懷，已不堪他設想的，然而目前，目前所顯現的是許多狂歡者在各自的家園高樂着，在街衢起勁的奔馳着，孩子們更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在儘量的娛樂，在引着火燃放手中的衝天爆，可是自家呢，自家的小家庭呢？仔細一比較，一對照，那衝天爆直把他衝到雲霄中，靈魂毀碎了，飛散了，賸着的祇是荒漠中的幾根枯骨滲着血淚的僵屍。

在睡眠中，兩家頭在荒塚般的房裏渡過了大正初五，於是工廠開工了，新年的景象不復射入這對分居者的心中，他們誰都已厭倦那苦悶的日子，渴望着開工來把生活改變一下。

時鐘剛敲八點，兩家頭早已作了準備，等掛鐘上的長針正指着「X」上，

他就低着頭在她房門口站了一站，便漫踱着走出門，她也隨即趕出來，不自然的和他併排的走着，不交談，不互看，彼此始終相距幾尺遠。在她，這玩意是很滿意的。這樣才誰都知道這一對是「夫」「婦」賤貨不敢正視他，他也不致絕無顧忌的去沾花惹草。但在他，卻覺着這做作太近於耍木頭戲，這般躊躇羞怯的走着頗類男女的淫奔，也像殭屍走肉般的無情趣。

懷着這種不同的心情在走，因之彼此的距離是越走越遠。他以為她是故意走得慢，她則以為他是生怕兩人併排走會使賤貨知道他是已經討過老婆的，於是漸漸的彼此的臉上又染着新的顏色。

三四天也就這樣安然過去了，但與其說「安然」不如說「又在準備着」吧

有一箇早晨，時鐘敲了八點，她在娘姨口中探出他是睡着沒起來，過了四十分也還沒起來，其實他是故意那末的，稀飯原來不必吃，祇洗箇冷水臉，

披上一件衣就可拔腳走的，好使她來不及跟隨自己，因此她也以為慢着一點也不打緊。可是五十分鐘即刻就到了。他走下來在她房門口站站便自願走了。她便匆忙的把事情攔在一邊也追出來，憤憤的說：

「你就不能等一等嗎？」

「不能，當初講好到了鐘點就誰都不等誰的。」

「好，記得的。」她用手指指着他說，隨即又奔回來。

從這時起，她不再跟他走了，也讓他早出晚歸的去逍遙自在。終於在一天下午放工後，她突然走到他房門口扳着臉質問他：

「噉，你究竟打算怎樣嘍？」

「我不打算怎樣，你不必又來吵。」

「誰同你吵——這日子我過不了，你索興搬出去住，我情願跟你離婚，我
不要看見你這種人。」

「你去叫你弟弟來評理嘍！——亨，又是我的不是。」

「我叫他來幹什麼？我不叫他來，你祇給我搬出去。」

「出去就搬出去，有什麼希奇！」

「你就搬，你就搬，孩子你高興拿出幾鈿就幾鈿，憑你的良心，欠的房錢你是答應拿出一半的，你拿來。」

「現在拿不出，馬上搬也搬不了。」

「那末，就限你幾天也行。」

她說着，下樓去了。她是要藉着這難題來制服他，他沒有錢，也沒有完備的行李和傢俱。

他也知道是外強中乾的，雖然爽氣的答應搬，卻始終不作準備，希望在猶疑寡斷的假態度中逼出她要自己搬開的決心，到真正搬開時，她是無法反悔的。他愛用欲擒故縱的手段。

果然，幾天後又催促着：

「喊，你究竟搬不搬？」

「自然搬，可是得說明在先，不要搬了之後又找到我那裏來吵。」

「天曉得，——祇怕你要賴在這裏，誰還高興找到你那鬼窩裏來，放心。」

「那末，我決定搬，在幾天以內。」

幾天內，他在距她很遠的地方賃了一箇亭子間，也弄到八十元的支票，一面把房子粉刷好，一面也等着支票兌錢的時期，也等着她再催促幾次，就還是癡癡聾聾的住下去。這可使她更加起勁啦，在星期日的早晨，她又催促着，而且很嚴厲的：

「像這樣是不行的，——想假癡假呆住下去啊，亨亨，——沒骨頭的東西！」她握着拳頭在她房門口潑辣。

「自然搬。」他還是安詳的冷靜的說。

「那末，幾時？」

「隨便。」

「隨便啊！我可不能再限啦，你就馬上搬。」

「好，馬上搬就馬上搬，用不着那幅兇相，誰是故意賴在這裏不成。」

「房錢趕快拿出來。」她伸出手來向他索着。

「自然拿出來——喏，四十塊，你點點。」

她伸手接了錢，頭低下去了，手是抖着在數錢，臉色是由血紅變成了青紫。總之，這事情是完全上當了。就無語的頹喪的退出來。

雖然雨在落，時候還很早，然而他利用這辰光，這辰光沒有閒人站在雨中來觀瞻這盛事她看見他把行李搬下樓，床、簡單的桌椅、一口箱子，都擱在她房裏，又看見他叫了三輛車，開開大門，一件一件將這些往車上擱，最後是提着那箱子，於是她忍無可忍了，一把拖着那皮箱，起碼要在這箱上報復

一下，阻撓一下，稍微出點氣：

「你把箱子打開。」

「幹什麼？」

「要檢查。——怕你偷東西，老實說。」

他禁抑着一把無名火，開開箱，一件件點給她看，那中間大半都是未婚前的他獨有的古物，差不多連兩人共有的東西都沒有一件，她沒有什麼可說，祇是不安的頹喪的站着，沒靈魂的徘徊着，等他提着箱子往外走，纔略有知覺的惡狠狠的用手遙刺着他說：

「你這一輩子也不要到我們這裏來嚶！」

隨即她把大門碰的關了，走進房往床上一倒。

這算是新生活的開場。他在新寓所將一切陳設好，又將四十元添製了鋪蓋、臉盆、手巾以及燒飯的酒精爐子，預備好好的過日子，也預備用一晌工。

可是第三天晚上，她抱着孩子趕來了。那地址是她由粉刷房子的泥水匠那裏打聽出來的。她來的理由是家裏失了竊，說是他嗾使流氓謀害她她走進房起首是驚訝他的房收拾得那末精緻，鋪蓋那末的講究，最後誤會那盛酒精爐的箱子是裝飾品，非常悲哀的說：

「哎呀，買了些這種東西來，——哼，你好，你好，錢祇知道自己花啊！我同你離婚，」她像是瘋狂了，一壁說着一壁哭。

「既是要離，現在不就像離了嗎？何必又跑來吵鬧呢？」

「我要同你弄箇明白。」

「當初講好了不來吵的，還不到三天就來吵，反復無常的東西！——出去，我的房裏不能由你鬧，不出去，哼，我會對不住。」他憤怒的說着就預備動作。

她怕惹了許多人看熱鬧，即刻就柔和的說，「我不鬧，我不鬧，」接着就

向牀上一倒，哭起來：最後是非要他回去不可。他不肯回去，她就賴在那裏過了夜。但始終沒得着絲毫的好處。

以後，她好久不到他那裏去，祇在工廠打聽他是每天照常工作不？每天是由工廠出來就回家去不？有時老是遠遠的跟着，知道他的確到家了纔放心。有時來不及跟蹤他。就偷着空到他那裏和那些同住的女人說他是自己的夫，說他是嫌家裏嘍嘈纔搬出來的，又問他是每晚回家不？有女人來過不？總之，他搬出來之後，她更加不放心的。

實在，他也有些使她不放心的，他嫌那亭子間過於講究了，應該有人來參觀參觀，一箇人也寂寞，用得着一箇女人來奉陪，那是比較自由的所在，一切是誰都干涉不了的。因此他除到工廠工作外，在十字街口徘徊着的時候多，在電影場裏留連的時候多。及至洋錢花光還得不到結果時，就又規矩的過幾天，埋怨無法滿足的慾望，埋怨自己的臉子，年齡，以及一切，總之，從

新戀愛起好像是不容易，戀愛像自己原先那樣的一箇也是前程渺茫的，更無論比她還好的。在亭子間裏雖是比較生活舒適，然而舒適所給與他的是無聊，沉悶，乾燥，懶惰，因為這緣故，甚至連飯都每天祇燒一次，比如上午燒，就午餐和晚餐吃着賸的，晚上燒了，就第二天吃着賸的，也沒用功，也不做點雜事，連房都不肯掃一掃，讓塵垢堆起來。

說是安靜，卻通夜總睡不好，每在睡後爲對門的前樓的燈光驚醒，就又爬起來，站着望，望着裏面那箇女人，在玻璃窗裏的很模糊的女人，注意她的舉一動，生怕她看不見有箇情人在愛她，就把自己的電燈燃開，又怕她看見自己，責罵自己是輕浮，就一忽兒又把燈滅了，結果是使對門的女人知道了這末一回事，於是他安慰了，安慰了就電燈時明時滅的開閉着，人是爬起睡倒的鬧箇不寧，直到對門的燈光熄了，他纔在牀頭輾轉到天明，第二天趕忙到晒臺上去大聲咳嗽，引領去眺望，眺望的結果，是對門窗口現出箇四十

以上的絕對不美的婦人來，這纔連忙縮了頭，差怯的自笑着退下來，纔絕望了！纔真正安靜了！

有時自以為並沒勇敢的進行着嶄新的戀愛全是爲着她還在糾纏着的緣故，假使她是不糾纏他，或她已經和別人戀愛了，那纔是給自已放膽進行的機會，而且孩子這一响究竟是怎樣；雖不愛她，孩子是自己養的！自己心愛的，因之在晚上，也偷偷的走到她那裏去，偷兒似的在前門撥開信箱蓋看進去，心裏想：裏面許有箇男子在，那就非把那狗男子打死不成。也許這全是她引誘來的，也非把她打幾下不成。即不然，也非叫她弟弟來，把她這假君子的面幕揭穿不可，而且起碼可以責罵她，證實她，她既經和別人軋拼頭，當然不能干涉自家的事，這樣就彼此關係絕斷了，自家可以找箇滿意點的同住着，不結婚，祇是戀愛，誰不願意時就馬上可以散夥的，他不佔有那箇人，那箇人也不得佔有他。那是多末自由而愉快的生活……可是懷着這心情去偷望

，結果是失敗，他那箇她不是睡了，就回娘家了，連孩子也不會欣賞過一眼。這是箇多月以後的一箇晚上，她卻又在他的亭子間門口出現了。他知道她來了，連忙把門鎖着。

「把門開開呀！把門開開呀！」

「不開，我知道你是來鬧的。」

「不開，我賭咒不開。」

門是開開了，露出她的尖削的苦笑的臉來，她又是抱着孩子來的，孩子是一箇新娘姨抱着在樓下等候。她從容不迫的，裝出實足的和氣，輕輕的走進房，坐在牀沿上，悠悠的說：

「我從本星期起不做工了。」

「你不做工關我什麼事。」

「我不過對你說罷了。——我上了好幾回醫院，醫生說我得了虛癆病，很危險，非養三箇月不可，工廠裏已經准了假。——娘姨也換了，前樓的人也搬了，——實在，那末大的房子，我一人住着有些怕。——我——我——我想——」

「那你一箇人住着不是更加安耽嗎？」他知道她現在是換了箇方式了，鎮靜的嘲笑着。

「你就難道真正很心的把我丟了嗎？孩子也不要了啦？看都不來看我們一下？——」她把眼睛斜斜的瞅着他，沒頭沒腦的倒在他懷裏低聲的哭。

實在這平安的乾燥無味的生活又把他弄厭了，也有些看不過她那瘦削的臉子，而尤其不忍推想長此以往的她的結局，然而他還是硬着心腸的祇用手將她推；但她卻用手將他牢牢抱住，反而進一步的將淚流滿面的頭湊進他的頭頸，全身抖戰的幾乎喘不過氣，那淚是幾乎流進他的頸根裏。於是這就沒辦

法了，她是降服了，他是勝利了，勝利之後又還是矜持的說：

「走開，走開！——」

「不！……不！……」

「那末，你打算怎樣呢？」

「我不打算怎樣，我是不敢有什麼希望的，我——我——我祇希望你沒有事的時候也來望望我們。」

「那末，好，我明天來看望你們就是。」

於是她從他的懷裏爬起來，收了淚，微笑着走到門口去。

「姑娘，你把小人抱上來看。」

姑娘抱着小人上來了，孩子是癡癡的望着他，很怯生。

「箇把星期不見就不認得嗎？叫爸爸，快叫爸爸。」她說着就把孩子送給他，「姑娘，你看，這酒精罇子好看不，你知道要多少錢一箇呀，這都是少

爺搬到這裏來買的。這房裏的東西也都是新製的，花了好幾十塊錢呢！一箇人在這裏養病，多愜意呀、怕飯菜不乾淨、又自己燒飯、你看少爺是不怕辛苦不？好奇不？好，如今他又不高興了，明後天又要搬回去呢！

「是格，一箇人住在格打，清清爽爽，真愜意得勒！」娘姨莫明其妙的瞎湊着。

「愜是愜意，就是開消太大啦。你曉得每箇月用幾何錢啦，一箇人？」他坐在牀沿不作聲，逗逗孩子，望望她們，也想着老遠的過去，以及搬到這間亭子間的這一月和目前，悲愁，吵鬧，歡怵，離合，喜怒無常，循環往復，莫明其妙，於是他微笑着，和她們搭訕着，實在，那時的她不是箇惡婆星，潑辣貨，那時的他也不像箇強盜，騙子。

夜深了，她們談了不久就走了，他送她們到門外，又給雇了車，這纔回房睡了一回幾月以來未之有的覺。

翌日，下工後，他走到她那兒去，她柔情媿媿的款待他，留他在那兒吃了一頓。午後又在那兒吃了晚飯，這都不是他自己辛辛苦苦燒的，房子也比較寬敞，可以東坐西坐，也可踱方步，也可以和人談天，和孩子打趣，總之比亭子間高明多了，舒適多了，夜深了，他還沒有走。

「很晚了，恐怕沒有車了吧。——實在不回去就……」她瞧着孩子說。

「也好。」他却對着牀說，聲音很低的，隨即往牀上一坐，索興脫了靴往被裏一攢，連頭都埋在裏面。

如新婚時一樣過了這夜。

一回生就二回熟，自然第二天下午又到她那裏去。

「你把行李搬回吧，今天下午放工以後！」她忘記了要他搬出去那回事。

「不高興，搬來搬去的，而且這箇月剛付了房錢。」

「在這裏又不另外付房錢，那裏付了就付了嘍。」她知道他難爲情搬家，

極力慫恿着，自己可不願拋頭露面來相幫，就又敷衍着說：「我實在身體不行，下午也想出門有點事，叫娘姨相幫不一樣嗎？」

「下午就非搬不可嗎？」

「自然嘍。」

他沒有再回話就進工廠，她不久也出了門。

她出門有點什麼事呢，她把這消息去報告給娘家。她是這樣說：「我曉得他是在外頭住不慣的，吵着要搬出去，亨，何如，還不是沒人理他又自己搬回了。」好像非這樣不能夠快意。他呢，他也能猜出她要出門是怎麼一回事，於是當工友們遇着他，問他這兩天來爲什麼又在她那裏出進，他就裝着傲慢的神情說：「受不了她的糾纏末！一次不了一次的。瞧着她爲自家害了危險的虛癆也有點過意不去。」他覺得要那樣纔不致示弱。

不復記憶被人佔有的痛苦，也不欣羨分居的自由，也不埋怨自家柔懦、寡

斷、無用，也不恨她妒嫉、兇鬧，反復無常，也不懷想下工上工時那種躊躇顧忌的醜態，在那天下午放工時祇略略一玩味「自然嘍，」就猶疑了一下便毅然叫娘姨同去，用四輛車將東西搬回來。

她是早已回家了，等車到大門口，她把大門開開，指揮着車夫搬運。督促娘姨先搬那樣，攔在什麼地方。

但這對馳名鄰里的夫妻，隨便什麼動作，是頗具號召的魔力的，即刻，大門口站了些看扒戲似的女人和幾箇愛說俏皮話的半大孩子。於是她忽然又感覺這指揮太近於賣力氣，太過於巴結那強盜，連忙把身體隱在房裏的窗簾後面。他看看門口站着的那些帶有幸災樂禍的樣子的女人，也看看一事不管的簾後人，於是也遞進來坐在衣櫃側的椅上憤恨的低咒着「媽的。」她也知道她憤恨的來源，尤其不高興他眼睛向外面望，她終於走出窗簾外挺拔的站着，把兇臉露出來，不管東西還有一半沒有搬進來就粗重的大聲的嚷：

「娘姨——快關門！」

一九二八，一一，一五於上海

款待

合山君由南京冒暑而來，是不是專來看我或干求「當道」之流，我不曉得，總之、他起心來上海恐怕有兩三箇月啦，因為住不起旅館，直到我告訴他我已將後樓的房客辭退了，他纔敢起程；其實，見鬼，我那後門口的那張由紅變白的招租條子他沒看見纔怪。

賭咒，我和他是至交，三四年沒見面啦，我自然是以十二分的熱忱歡迎他的，而且老婆得着了不得的虛癆病，據醫生的吩咐，她應該吃點好飲食；黃瘦的孩子，也需要點葷菜湯補一補，消暑也用得着每次買半邊西瓜甚至一顆整的，他來了豈不正合其式！若不是房東告了狀，法庭判決我在兩月之內付

清一百二十元的積欠、我還想在他初來時叫一元和菜，請他逛大世界，看跳舞，在臨走那天還請他到北四川路的小館子裏吃牠一頓大菜的，他不是初次到上海嗎？

他是星期一下午蚊子還不會起哄的時候來的，手提着小籐籃、活像算命的，本來就單瘦的身體，儼然沒吃過飽飯，餓瘦了許多；本來就矮小的箇兒，又還彎對着將自己收縮起，其用意怕是愈收縮便愈沒人注意便愈好。那幅癆病殼的樣子對照他那三十幾歲的青春，直同堆砌而瀾漫的濃雲縝縝密密的遮障了初三四的娥眉月，祇留下了慘暗，杳茫，靈境般的印象在我的腦中，真的，初見面，我幾乎不認得他，直到他喊我的名字。

我接他進來，彼此坐定之後，我們互相問安，暢叙離情別緒，互相報告幾年來的身世與近況，真是有話說不盡，有時千言萬語塞滿在喉間，反而弄得他瞧着我瞧着他，癡癡呆呆，各人的眼裏滲出淚珠來，不知是酸的還是甜

的。尤其我，我覺得這倒霉鬼好容易來上海一趟，應該怎樣使他享幾天福，使他也嘗到一點人生的滋味纔對得住他這一世呢，但不知如何却把話說反了：

『合山，你這次來得不湊巧，正在我們患難之秋，哈哈！』我是那末坐立不安歉然的乾笑着說：『她呢，害啦痲癆，已經向工廠請了三箇月假還是原樣子。醫生說要修養一年。孩子呢，三日一風，五日一雨，吵得死去活來的。我自家呢，神經衰弱，肺病，又常常冒氣痛，工廠裏又事情忙，又……』

『你的情形我很清楚。』他苦笑，全身沒地方攔似的說：『我這次來雖然想和你多談談，順便也瞻仰瞻仰繁華的上海，主要的任務是想會幾箇「要人」，「喏，這裏是兩封信。」他打開籐籃裏的手巾包，取出兩封信。『看能夠會得人弄點小事情不，我併不敢打擾你呢，幾天就要走的。』我也苦笑着，一面看信，一面聽他說：『我在南京幹的那事情你該在報上看見吧，還沒幹

上三箇月機關就裁了，每月拿到幾成薪水，剛剛夠吃藥，所以，現在不能不另打主意。」

『是啊，看樣子你的身體是不成啦，應該走幾年好運。我希望兩封信能夠生效就好。』

『還不知道怎樣。好運，過去的十幾年你是知道的，除非將來真正革了命。』

『看信上，你的履歷很完備，裏面的話也很懇切，國家也是需要人才的時候，這次想能成功的。不過你那身體怕不宜於辦事，能够回家養一養是再好沒有的。』

『那倒不管牠，現在的衙門祇要攢得進；辦事，哼，像我，學鑽的，出過洋，然而我在南京幹的是軍事機關，好在於今無事可辦，更用不着本事，祇要能花天酒地，應酬，戀愛就行，有些不知什麼中學畢業的我的那些上司，

不全是那末幹的嗎？不過我也佩服他們，他們總算有勇氣；像我，我祇會睡覺，也永遠祇想睡覺。」他停了一停，把蒼白的頭低下，把衣扣解開說：『我誠哉是祇宜於回老家修養，你看，我的身上祇賸幾根骨頭啦，但是如果真正要回家去修養、我寧肯自殺。』講到自殺，他生趣油然的彷彿一肚子的科學也有應用的機會一般的，『關於自殺，我是有研究的、用化學方法，用化學方法。』

『呃——快莫這樣說，你的身體還不致到那樣子的，你的家庭該沒有問題吧。』

『問題多得很：我要供給兩箇崽的學膳費，也要顧點別的家用，家裏大大小小都做事，我好意思躺在牀上享福！我二爺的堂客，我曉得，那種醜脾氣飯菜零用好像就是她男人一箇人賺的。不過，那倒我還不十分恨，我頂恨的是社會，社會是沒眼睛的，是人畜結合的集團，沒有我插足的餘地。我對你

說，我當年走錯了路啦，不該走到什麼知識階級裏，弄得長年失業，弄得身體這樣壞，不然，我拉洋車也好過日子的。」

祇願興奮，毛毛汗就從他那蒙着煤炭的縐着的臉皮裏滲出來，他用灰色手巾揩了兩下就毅然向我要求一盆水，我也憬悟還不會張羅一下就趕緊打了水還奉敬一杯白開水。是晚飯的時候，又使他來不及推辭就把那和菜叫了，祇叫半元的。

飯後，我請他在後樓的面盆裏沐浴，他不滿足的說：「在臉盆裏恐怕不能過癮，我們到外面的澡堂裏去吧。我是知道你的，我請客。這回，我也帶了十幾二十塊錢呢！」不是誠心逼出他那一手的，我祇好半推半就的陪他去了。回家後又陪他在後樓的窄牀上談到半夜纔下樓，我知道那晚他不會寂寞，蚊子臭蟲不見得也薄待他吧！

第二天下雨，給我一箇不能陪他出去的機會。

第三天，天是晴了，他要去會一箇「要人」，「我沒工夫陪他，祇詳細的指點他所要去的路便自願進了工廠。在午餐時他幸而沒有遺失在人海裏，比我遲半點鐘也就回來了，我欣喜的問他：

「找着了地方嗎？」

「找着了。哎呀——上海的馬路真長，什麼車什麼車我又不肯坐，走路去的，也好，一面走，一面也可以看看上海七間八間，走了箇多鐘頭也給我找着了。可是走進號房一間，說老爺不在家，祇好又東望望西瞧瞧的踱回來。呀，上海這地方真是人山人海，在浙江路口一箇不留神，幾乎給老虎車幹了哈哈，要是真正幹了織痛快呢！」

憑良心，讓他一人去瞎闖或讓他死守在家裏，未免有些過意不去，我上工廠時就安慰他且預約他說：「放工回來我准陪你去逛逛。」其實他並沒說定要逛。

「好，好，你去你的。我是用得着睡一下，下午。」

天熱，放工放得早，回家後，我們談了一陣天，看形勢，光開談是對付不了半箇下午的，日子長啦，我當然應該請他逛，在他前面我是很願花幾箇錢的，於是我想來想去就請他逛虹口公園，那兒於他的身體很合式也可以走路去。雖然每人仍然要花十枚的門票，也就顧不得那些了。

第四天他又去會另一箇要人，可是又沒會着，說是那人上莫干山避暑去了。他便在黃浦灘逛了一頓，在回家的路上給巡捕用槍逼着，嚴查了一回纔放行。

接連又兩天過去了，我進我的工廠，他會他的要人，我沒探問他拜訪的成績怎樣，他也不提起。我呢，除了請他逛虹口公園之外，還逛外灘公園，還在先施永安新新的商場裏兜了不少的圈子。此外我算對得住他的，是每晚勉強他又「五百餐」的麻雀，前後輸給他一千五百文，雖沒付現款，在他臨走

前我是打算設法付給他的。

是星期日的上午，我覺得日子那末長，要愉樂這位來賓，最好的方法祇有在「五百餐」上輸給他幾箇。果然，又完之後，他又贏了，我開玩笑的說：

「你又麻雀的手氣這樣好，看來，總會走幾年紅運的，」

「又麻雀的手氣倒是真好，在南京也這樣，他們至今還欠我好幾吊，可是謀事卻老是不順手。」他呆了一陣，覺得一星期以來所歷在胸腔的石塊不能不吐出來似的說：「唉，於今的要人真難會！」但是並不沮喪，不過把那主要的任務放棄了而已。「也好，我們吃了飯到熱鬧地方一心痛痛快快的去玩一下看。我呢，到上海真如鴨婆進秧田，來往有數，倒在那兒便那兒是棺木。從前我什麼嗜好都沒有，也沒有看見餘錢在那裏，更沒有把身體弄好。朋友們常常勸我，一箇人全無嗜好，生活就會平淡，消極，失掉鬪爭的勇氣，失掉生趣，我以前專門幹科學，科學至今也沒有得着用處，所以近來也抽

煙。也打牌，什麼都來，祇要能力辦得到。」

『是的，你的話也很對，亂幹十三千的人總是有勇氣的，不過，像我們，恐怕是銷沉達於極點纔走上這條路。可是一踏進這條路。所賜給我們的卻又是雙料的銷沉，不堪的厭世。』實際，這些話，我是在辯護我心裏那句「要逛，我就辦不到。」

他祇是苦笑，沉思了半晌說：『不管，我還有十幾塊錢，祇贖出一點路費就成，就在今天下午我們去逛逛，把錢花光了好走。』

『莫嘍，在這裏多住幾天，也還去會會那人看嘍！』

他沒理會我祇這末說：『你的情形我是知道的，這裏……我替你留出……』隨卽他掏出三張鈔票來，給一張我，『你拿五塊，不客氣，不要你還，不要你還，你將來實在有錢的時候定要還，就替我買兩瓶「怕拉脫」，回南京或者還可以打主意吧。』

我可呆住了，五元一張的鈔票，不接收是不行，接收呢，實在比被打五計耳光還痛，我祇好硬着臉皮接了說：『好，發了工錢准買藥給你，還錢也好。總之，在今晚我准陪你花光這五塊錢，』雖然他不答應，我還是決堅的立了這箇志願。

下午，在五元支派之內逛了大世界，也吃了冰，也在小館子吃了一頓，也爲着唱戲的妹子的臉白的動人，瘦得動人，讓她自唱自聽的來了幾句拉手的。出了飯館，陪他買上兩瓶「怕拉脫。」穿了幾家四馬路的小書店，他累了，就一同上了青蓮閣。我覺得要逛上海，要認識上海，那兒也許可以代表一部分上海吧。

兩箇妹子「去啊，去啊」的靠攏來，我呢，用「老上海」的神情周旋着：

「到啥場化去啊？」

「阿拉格家裏。」

『作啥事體？』

『隨便儂。』

『嚙巴工夫。』

『喲喲喲，有錢的老爺忙得勒，——嚙巴工夫——到格打來作啥體——去吧，去吧，隨便儂作啥體，相面孔，脛窩，隨便儂，幾只洋的事體。』

用手捏，用腿碰，用眼鈎，結果是拖，我那「老上海」也沒用，合山君更難以對付，而且到處碰釘子的他也覺着蒙她的摟抱很榮幸，他這一輩子也用得着她摟一下，當他身邊那妹子捧着他的頭娓娓的低語着的時候，他瞧着她笑迷迷的，那是他到上海第一次由衷的笑。他毅然向我說：

『鴨婆進秧田，來往有數，去吧，幾只洋的事體。』

於是去了，由那兩箇妹子帶到她們的窠裏。我是木石般的無動於中，合山君對於他那箇妹子的情致纏綿的摩撫，體貼的戲謔，似乎很感激，他暫時接

收着她整箇的身體，簡直不答價就想成一筆很大的交易，我是聖念他的身體不願他斷送在那裏的，尤其怕弄光了他的路費不同意他所允許的數目，他不是住在我家裏嗎？當他那皮匣子落到那妹子的手裏的時候，我便一聲一聲的嚷：“Danger! Danger! Hosan!” “Too expensively!” “Too expensively!”

而他呢，簡直像柔善的綿羊融融洽洽的在她那播弄之中癱軟了，祇將“never mind! never mind!” 回復我，鬧了大半天，終於拗不過我，還是由他索回皮匣子給了兩塊錢掙脫了身。走到大馬路他還覺捨不得，孤負這次的奇遇似的說：

『呵呀，纔看見，在南京也打過茶圍，從來沒碰過這樣肯上勁的，雖然是假情假誼，這妹子也實在是自已起了衝動呢！』

在大馬路候電車，是十點鐘的時候，合山君覺着夜景不錯，又想在「先施」這邊的走道上留連一下。這邊的暗處站滿了人，多是年輕的女的，我也覺

着不花費可以任性欣賞許多臉子是可以照辦的事，於是我們就在那暗處一步一步的走。不久就有一位中年的太太在我們身邊擦過。她身體很單瘦，走路時是身體拖着兩只腳前進。她和我們互相望了一下，以後就一步一回頭的走。

合山君說

『跟她走走看。』

『怕危險，作興是人家的太太。』

『牠的意思好像很誠懇呢！』

『要當心仙人跳。』

『隨她跳上天跳下地也害不到我們什麼。』他還是那句老調：『鴨婆進秧田，來往有數，頂多把錢都送給他就完了。』

那於我有什麼損害呢，他還有幾塊錢！於是，毫無問題，走過一箇黑暗的弄堂口，她站住朝我們點點頭，我們就跟她進去了，跟她走進一家亂七八糟

的樓房。彼此坐定之後，合山君問她：

『你貴姓？』

『我姓王。』她微笑着說：『你們二位貴姓？都在什麼地方做生意？』

我隨便敷衍，合山君卻假裝有職業的樣子，說些闊氣話，隨即又問她：

『你的先生呢？』

『我的先生和人家軋拼頭，把我丟了，所以，沒有法子，』她紅了臉。低了頭，好像有話說不出口，就找出筆和紙頭寫了一張條子，寫明她從女學校出身和請我們照顧的話。合山君看了就苦笑着向我遞眼色，好象看得起她讀過書，知道難爲情，也憐憫她幹這事是沒辦法，尤其感激她看得起他纔有這樣的表示，他是不能不照顧她的。她不亂捏亂動，尤其可愛。她陪着我們是很不自然的。我問她：

『今晚還出門嗎？』

『你們兩位如果有一位……我就不出門。近來害了一場熱病，這箇月纔是第一次出門啊，實在……』

我們仍然是沉默，苦笑，我是沒辦法，祇看合山君這位資本家的態度是怎樣。她瞧着形勢不大妙就難爲情的暫時避開了。合山君悄悄的說：

『這裏的章程不知道怎樣，如果也是幾只洋的事體，我到是……』

『這，我不知道，又不好意思問，當然多多益善，少給是拿不出手的。』
老實話。我就不願他把錢弄光又牽掣到我，我不能不把話嚇唬他。

不久，她又走進房，我毅然的向她告辭，合山君似乎很痛苦，他麻木的將記錄簿拿出，寫好她的姓名住址，而且歉然的說：

『今晚實在沒工夫，對不住得很，明天再來吧。』他說着就掏出兩元鈔票放在鏡檯上。

『實在沒辦法，請兩位明天無論如何早點來吧！』她愁戚的說，送我們到

門口。

『一定，一定，明天早些來。』合山君連連向她點頭，我祇在心裏回復她：『你也要我早來嗎？明天如果籌得出幾箇「我」時，我准從郵局寄來吧！』

又到了大馬路，又看見了那些年青的女的站在沒電光的地方，合山君一壁走一壁慨然的說：

『唉，要會的偏會不着，不必會的偏想我們去會。人，真像天然的分了類的，固定了階級的。窮光蛋碰來碰去是窮光蛋。』

『對，無產階級祇有聯合起來。哈哈，明晚，你和王秀珍也聯合起來吧！』
『是呀，我想聯合起來，哈哈，單怕回不了朝喲，錢不多了。』他高聲的笑，又是由衷的笑。

『回家去計算計算看嘍』

「呃，回家去計算計算看。——纔看見，纔看見，呵呀，上海是這樣的噢！」

這天晚上他在牀上算計「聯合不聯合」的問題。但是第二天絕早他就起來了，走下樓叫醒我說：

「我決定馬上走，搭七點半的車。若是要聯合就回不了朝。」

這樣性急幹嗎？何不再住兩天。就不聯合也可以住的啊。」

「不，還是早走的好。」

我也不再假客氣，洗了臉，糊亂吃點粥，我們就向車站走，打好了票就在月台外的鐵柵門邊話別起來：

「合山，你這次真白來了一趟，人沒會着，逛又沒逛什麼，到把錢弄得精光。」

「不，這次成績不錯，和你相處那末久，又會着四馬路那箇，又會着王秀

珍，又認識了上海。昨晚，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總算不虛此行，不虛此行。
。」

『這次真對不住，簡直不會招待你，反而花你的錢，飯鋪裏的臭蟲，吃客，真笑話！真抱歉得很！等發了工錢馬上把藥寄給你。等生活稍微舒服點的時候再歡迎你吧！你那身體真應好好的修養修養，回南京以後，合山。』

『呃——我是知道你的，咱們不客氣。至於身體，我自己知道……』他說着鼻涕流下來，沒有看見那條灰色手巾就從籐籃裏取出兩封信，揩了一揩，把牠扯碎，丟了，『好，也用不着牠了，好，你回去吧，哨子吹了，你回去吧，打擾，打擾。』他一壁點頭，一壁慘笑着轉過身去，匆匆的走進月臺，匆匆的在人堆裏湮沒了。

那一長列的木箱子嘩喇嘩喇的移動了，沒有影子了，我還在鐵柵門口立半天，癡癡呆呆的。

一九二八，九，四日於上海。

那個長頭髮

在這箇文明進化的時代，什麼都已改頭換面，人就不能還像先前樣呆呆板的蹈着陳規，讓潮流衝了去；所以新人物應有箇新理想，沒有，就祇好攢進別人的理想裏去。「時代」是不等人的，起碼你得跟着牠跳，一般有志之士是不消說，就是我那老鄉姜貴蓮姑娘她也從那深閨裏跳出來了呢。

按說，貴蓮姑娘祇有受兩年初等教育的能力，若不是自己立志，她頂多把針線學會，決不會走對一條體育專修的捷徑，在兩年之後就能當箇每月賺三十五元的小學校的體操教員的。

她有鄉下姑娘特有的體格，又來上海學會了跳舞，能賺錢，又沒家累，當

然她很快活。在這樣的順境裏生活着，就像把她的青春儲蓄在保險箱裏一樣，常像十七八歲的人，雖然她已經二十三歲了：那合度的身段，勻稱的臉盤，額角邊幾筆彩霞似的捲髮，與那富於凝視力的妙目，真還好看；從睫毛到鼻梁那一帶又找不出半顆雀斑，那凸出的紅潤的嘴唇，那斬齊的石榴子似的細齒，那滿堆着嫩肉又在節骨間，泛着小渦的手，總之，在在含着少女的嬌愛與動人的豔麗，舉動之間，所有她身上都呈現出飽滿、健康、幸福的愉悅、不關心、活潑、天真和年青的娟秀。老實講，當我被人嘲笑：「嚇，你的大作怎麼他們老是捨不得登出？」或「你那西服是偷了俄國人的吧？」呢，祇要貴蓮姑娘——不，現在我應稱她密司姜——在遠處朝我一笑，我馬上就會把那「混蛋」的回敬咽下去，我對於我的仇敵是永不會有什麼發作的，她是有那末的魔力能夠將永鏽在兩頰的微笑收服一切的，即令她自家在外面供戀愛家逼住了，一直追她到學校門口，她不過紅着臉，喘着氣，對人說：「

這箇人我並不認得他，他和我說話，從法大馬路跟我到這裏。他是幹什麼的啊？哈，哈！她相信他是向她索校章的，就讓他索一份校章，安然的去了。她是那末一箇好人。

我和她雖然是同鄉，起初我們並不相識，可是混了兩三天，我們就很熟習了，也可以說還親密吧，不過那親密並不跟着時間增進，因為她對誰都那樣，而我雖然佩服她那美貌，那天真，那輕歌漫舞，但除此以外我是無動於中的。我覺着她這樣的人，缺乏相稱的靈魂增加她內在的美，也缺乏一種理智主宰她日常的活動，使有高尙生活的意義；因為人，尤其女人，不是專為博人快感，供人賞玩的鮮花呀！但這也許是我這時代落伍者的見解。

整天的光陰都銷磨在歌舞裏，課堂、飯廳、休息室，無一不是她的歌舞場。這固然是她的職業使她那樣，也彷彿她的生活就祇能那樣。不過那也很使我驚異她那種生活自有其嚴肅在，她並不想兼職，多弄錢，也不打算作明星。

，上大舞臺，她不過歡喜那樣跳跳，唱唱。

當她在觀衆的注視中，用右脚尖支持著苗條的身子。左脚高舉，雙手蝶翅般張開，蜻蜓點水般跳着，口裏婉轉着：「飛呀！飛呀！飛得高，飛得低，」的歌曲的時候，那飄飄欲仙的輕盈姿態呵，會使那瞎子看呆了，聾子聽癡了，麻子會趕快躲在秘密室裏糊雪花膏，老頭子會咬緊牙齒打自家的耳巴子的。我相信雖有人是在欣賞她的藝術，總有不少的人是在體驗她那乳峯的聳動，揣摩着她那多肉的部分的磨擦吧。而我，我祇是想：這快樂的傢伙，這鮮花，這混渾的時代的點綴品，總會有一天給人摘下來供在瓶裏，甚至嗅一嗅就丟了。因爲人祇是想滿足自家的慾望的呀！這樣想我就彷彿自家是怎樣了不得，有這種懷想的人才有幾分攀摘她的資格的，客氣點說是值得和她戀愛的。

但事情卻不由人推想，等我還沒有立意戀愛她，她竟愛上一箇文學家又自

命爲美術家名叫羅士屏的同事，這使我駭異！

假使一具照妖鏡擺在我和羅士屏的前面，無須爭論就知道是誰美。人不知自醜，馬不知臉長，我自然也不會描寫自家的醜的，但是他呀，哈哈，一具滑稽的三角臉，無期徒刑的罪犯一般的黑瘦，兩頰凹進去，假使滿盛着水，我不咒他，那簡直能溺死一條牛。那幅樣子，簡直可以上箇癆病鬼的尊號。尤其那頭髮，如果用工部尺來量的話，沒有兩尺長，他可砍下我的頭，拖齊頸根，簡直是一座荒蕪多年的茅山，而且那裏面的材料也真豐富，少說點，足夠供給三五萬居留在那裏面的動物還有餘的。再說，他那眼睛，如果張開的話，大意看去好像兩條短線，眼睛上擱着連睡覺都無須取下的玳瑁邊眼鏡，眼鏡裏好像還嵌了好些小眼鏡，泛着無數的波紋，我們不能說那是雙料的，我相信沒有那傢伙，宇宙在他的眼底直等於零。還有圍在頸上那叫做白的領子，說不定是洋人進貢來的那末的古老，新的西服他也常穿，但上身不

到三五天就像在醬油缸裏打了箇轉身。至於襪，靴，一切，更有說不出的優異，優異！這文學家還是美術家爲什麼要那末打扮，這可要問他自己去。

但從他每次由外面回家後的敘述裏，我們可知道他是很很有學問的。某雜誌社請他做稿子，先拿錢，他不高興，某某的小說集的封面要他畫，那第一流的作家某某和他非常的莫逆，邀他到東亞酒樓小酌談心，這是常常聽得到的。同事中一箇小問題發生，他能鬥着眼睛將長的說成短的，方的說成圓的，無可諱言，這小鬼是真有雄辯的天才，就是上海著名的野鷄大學的頭等學士還難以同他辯論。他除討求文學之外，也努力於美的追求，一箇臭蟲在別人的肉上蠕動，他能發明那種活動裏有美的，不過他注重的卻是婦女裏的美，少說點，對於這，他起碼總有十來年的工夫吧！

不關心的天真的密司姜，她是不以貌取人的，領教過他的文學和美術是不消說，看得起他也不消說，至於戀愛她，卻是在他和一位英文女教員遊過法

國公園以後。

那英文·女教員講得一口刮刮叫的英國話，又美，又莊重，錢又賺得多，好像還有點幹才，對於文學和美術當然可以有高深的造詣的希望，於是這位文學家時常誠誠懇懇的在晚飯後邀她到法國公園去，結果她和他到那裏逛了一次。

那次逛得很晚，她急急於要回家，但他總說園門要到十二點鐘才關，勉強她多待些時候，於是她允許在九點鐘回去。在遊人稀少的時候，那文學家就導引她到看不見月光的樹林中的一箇茅亭子裏，在那兒談不上幾句話，他突然跪在她面前，頭挨着地，幾乎觸着她的漆皮鞋，於是由喉嚨裏將「我愛你」吞吞吐吐的送上去。但英文教員知道他是會有那一手的，她毫不駭異的祇翹着脚冷笑，繼而，頭朝著別處看夜景，終於她扳起面孔罵了一聲「什麼東西」便衝出園，讓他在那兒愛鬼去。

這可給他一箇小小的教訓，也給了他一種堅強的力。他知道那文學在這條路上行不通，就變了宗旨向體操教員密司姜這方面圖發展。一次，他對她說：

「一箇人生活太板滯是無生趣的，我們何不到電影院去玩玩呢？那電影裏有文學，也兼帶些美術呢！尤其體育界的人不能不有文學與美術的陶冶去救濟他的缺陷，因為歌舞祇是健康人的驅殼，而文學與美術卻是慰安人的靈魂的。」文學之境是多末美妙，藝術之宮是多末絢縵！不在這上面去探討，那算什麼人生呵？那不是行屍走肉嗎？唉，那真是傷心的可憐的事！」

「是的，」或者「對，對！」是密司姜的回答，可預料着的。她是該得陶冶一下的，這於她沒有損，她何樂而不去，於是去，當他邀她的時候。

出門時，他給她叫洋車，墊車資；乘電車時，他扶着她上車下車，不消說，都是捏着她那露出的白嫩的手臂的，樓着腰的時候也有的。開車的有點不

周到，於女人有危險，他指手蹬腳將濃痰由黃牙裏迸出來向電車夫噴，拳頭也伸出來，總之，將所有的姿勢向電車夫做出來，表演給她看。

到了電影場，搶着賣優座的入場券是不消說，至於叫茶房找好位子，打手巾把，按時候叫嚇噠，叫冰淇淋，那真是一應俱全。孩子們手裏的甘蔗也祇有他銷得多，錢是越花越起勁，越花越有成績似的。

電影演到好關節的時候，他用文學家的態度以美術家的眼光評論起劇本來，不管那哲理是怎樣的深玄的。他說：

「戀愛就等於釣魚，祇要魚肯上鈞就可以把牠釣起來的。」

「你這種理論不見得合乎道德吧？」她也懷疑的說。

「嚇，什麼叫道德？道者盜也，德者得也。道德有什麼標準，在這箇新時代，比如說魚，牠要吞餌，牠至少對於餌有點愛。我把牠釣起來，我對牠至少也有點愛。愛是動物結合的媒介，沒有愛便是兩不相涉的，猶如官僚和叫

化婆之不相涉一樣。用文學來說，文學是革命的，是時代的前驅。牠決不提倡老調，擁護陳腐的學理的。人們要保持盤古時代所謂婦女的貞操，他們卻自己提倡納妾。他們主張守舊，但出門時還是不像先前樣祇是步行，卻乘起電車火車來。這爲什麼呢？話說回來，納妾不一定雙方情願，而釣魚式的戀愛這裏面卻有相當的情誼在。固然，釣者他愛釣那樣的魚，他有選擇之權，但魚要吞那樣的餌，牠也有選擇之權呀！這中間沒有道德問題在裏面。這完全是相對的呀。我相信你是不反對我的議論的。」

「這箇……我……總而言之，你是文學家，思想家，想必……」

「我敢說一百箇不錯。親愛的！這劇本的價值就在這裏啦，以我的觀察。」

議論一邊在發，身子一邊在倒向她去，手呀，腿呀，不自然的在她身邊假裝不知不覺的輕摩暗擦着。那「親愛的」就像箇釣鉤似的，順便把那魚兒輕輕的帶上，一點都不費力，也一點不着痕跡。她是傾倒在那高明的學理之下

，震撼在「親愛的」的叫喚裏了。不過，雖然她感激那至誠的殷勤的招待。但究竟「親愛的」突然把她一下鉤着她，總覺着有些癢癢的。她對於那種戀愛法不能不胆怯的再去問一箇着落」

「那末，你完全是箇鈎魚式的戀愛者嗎？」

「這到不一定，」文學家沉機觀變的把話拿到不南不北的界限上：「思想是思想，行爲是行爲，每箇思想不是絕對能實現的。」

於是，密司姜獨具慧眼的看中了他那思想，對於他的行爲也有了把握，她想：「他外表那樣的醜而骨子裏卻那樣的美，我放棄那缺點，採取其長點去愛他，這是老成持重的辦法萬無一失的。以我這樣的美去屈就他他還不服心嗎？他還能跳出我的手掌嗎？於今美貌的男子幾箇是靠得住的呀，在上海，

主意是這樣決定之後，她便常同他到法國公園或遊藝園。

有一晚。沒月亮的一晚，是九點鐘的時候，在法國公園裏的小溪邊的條椅上，坐着那文學家和密司姜。那文學家鑒於上次的失策，才在不很偏僻的溪邊坐下了。那是一箇背水陣，在人跡稀少的時候，於是他倆密談着。又是文學和美術。

「我頂歡喜夜，尤其這花園裏的夜！」

「夜有什麼可歡喜的呀？」

「呃——你不知道，夜的美真是形容不出來的！」

「難道這也有美嗎，黑壓壓的？要是一箇人，我真會嚇死去！」

「你要知道：在黑壓壓的時候，最宜於我們思想什麼。我們看不見一切，聽不見一切，我們不爲一切所牽引，這時候的我們。才真正是屬於我們自己的。混混冥冥中，你可以神遊於極樂之國裏，萬籟俱寂的時候，正好清理你那心肺的幽思也可體念出你那深邃的哲理，人世是多末紛擾啊，多末齷齪呵

，然而現在是一切都死滅了，都給夜鎖壓住了。爲這一片黑茫茫的境界裏，祇有我們哲人能發現出一箇光彩絢縵的宇宙來的呀，你看那溪中幾顆星星和樹林的倒影，閃耀着，盪漾着，好像是明燈，好像是山谷，那不是偉大的自然之美嗎？呀，那水蟲在水面激起了一箇波紋，即刻就消滅了，模糊了，這不是人類行爲的象徵不是一章玄妙的文學嗎？一切，在白日是分分明明的美，是美，醜是醜，善是善，惡是惡，夜是混藏一切的，包含萬象的，牠是多末莊嚴，多末神秘呀！總之，牠是多末美呀！」

「真是！夜裏便什麼都能美化嗎？這怎能明明察出牠的美來呢？」

「唯其察不出明確的美，那裏就有神秘的美。你不表同情於美嗎？美是到處有的，全在人們去追求，你不追求，美的印象不會自己攢進你那鐵桶似腦袋的。假使那你到處都冷視着，不用熱情。去體驗，去追求，那自然和牠絕緣了。那你簡直不能做從事美術的人啦。若是那美的夜景不能喚起你的觀感

，那昆蟲的蠕動與鳥的樂音也一點不能啓發你的心靈，那你簡直是無情的人，親愛的！假使有徹底的好人在十分熱烈的戀愛着你，恐怕你也會不理的！唉，但是，這是終身大事呀！畢生的幸福呀！如果你也漠不關心，那我真灰心……老實講，我現在……現在……就在熱烈的戀愛着你啦。思想你多年了啦！……你能……」其實，他倆認識總共不過兩三箇月。

戰事是開始了，文學家下了總攻擊之後，他很敏捷的不顧生命的跪在小溪邊，那靴子半截拖在水裏，如果直着身子滾下去，那小溪是容納得這偉人下的。他哭喪着臉，伏在密司姜的膝上戰抖，如同仵伶的孩子，懇求仙人的打救，但密司姜祇羞怯的低着頭，胸膛起伏得厲害，那迫促的呼吸，在他的耳中是可以聽出的。她是感動了，於是，他就把話頂上去：

「親愛的，你如果不答應，……天啦，我祇要身子往後一仰，就什麼都完了！……現在，我的生死之權都操在你手裏，這裏面是用不着猶豫的！……」

快……快……祇要你說一句話，一句話。」

昆蟲，也許是落水鬼，又在溪裏送來一箇微波；星星，也許是死神的眼睛，又在閃爍着。這偉大的文學家，熱情的戀愛者，他將殉難在她的拒絕的言詞裏，她能坐視不救嗎？這其間真是無可猶豫了。於是她腰一扭，頭一偏，含羞的將他的衣輕輕的一扯，喉間婉轉着的是：「好，好，好，我就承認了你。」於是，昆蟲般的，文學家爬上她的膝，摩着她的肩，那座荒蕪的茅山，那三角臉，把那整箇的鮮花壓住了，好像她也用得着他來那末一下子的，實在毫無抗拒就融化在這夜幕中了。

從這以後他倆是如形影相隨，常常到電影院，大世界探討文學，也常常到法國公園，半淞園去追求美，整夜不回來是常有的事。

文學和美術的探討是不能有止境的，而且也不是箇人的專利品。當然誰都可以追求的。於是，兩三箇月之後，那文學家又和別的女人追求着，有一封

女人寫給他的信落到密司姜手裏，她拆閱之後，也能領會他們談的是怎樣的文學。於是她急倒了，她和他會關着房門相打了一頓。

誰曉得那是怎麼回事？密司姜從那時起，不愛唱，也不愛跳，上課時是眼珠通紅，眼皮浮腫，她好像仍然退回了往昔的深閨，好像是時代的前線上的敗卒，每星期都得缺課，而且時時嘔吐，不想飯吃，漸漸的臉色發青，精神萎靡，她是一天一天消瘦了，一天一天呆笨了，失去了天真，活潑，也收斂了那羨煞人的豔麗與娟秀。

我離開那小學校已經八九箇月了，我自家不知如何會離開那兒的。忽然有一次，我到那兒去白相，我也不知怎樣會想起去白相的。在那兒，我會了許多相識，也看見那位英文女教員，我們談得很起勁。後來，我問起密司姜來了。英文教員老是笑，得意的笑，神奇的笑，我知道她那種笑裏有鬼，我就加緊的問。她說：

「密司姜病啦！現在住在醫院裏，於今沒有任課啦！」

「她是什麼病？這樣好的身體怎會病啊？真奇怪？她是在那箇醫院啊？」

「誰知道她是什麼病！嚇，嚇，嚇。」她更加笑，接着說：「你看她去嗎？她在廣濟醫院。幾號房間，沒人曉得。」

我猜不透女人的神秘，一箇同事病在醫院裏會使她那末歡喜笑！不管三七念一，我得看看我那老鄉去。她學問雖差點，總之她是箇好人。

在醫院，我查出她是住的三等房。我推門進去，裏面的牀位都空着，我很容易在那箇角落裏找出一箇人來，她從被裏露出驚駭的白瘦的尖臉，那雙凹進去的大眼，慌愕的向我閃過來，我看了半天，知道那決定是她。無疑的她在叫我呢：

「哎喲，黃先生，你找誰呀？」

「我是特來看你的。」

「你怎會想起來看我的呀？我們長久不見了，你近來好啊？」

「是呀，長久不見了。要是今天不到學校裏去，還不知道你是病了咧，你怎會病得使人幾乎不認識的呢密司姜？」

「你起初不認得我嗎？呵，是的我今於簡直掉了一身肉啦。」

「這病真厲害呵！真厲害呵！」我看你總得好好的保養才行。醫生說這是一種什麼症候啊？」

「……………」

「還要多久才可以出院嘍？」

我看見她不答知道她是在悲哀。病的那末厲害。又住三等房，當然很窘迫，所以我不知不覺就這樣說了。但一想起她的回答若是還要簡把月才能出院而且欠的醫藥費不少，那我將怎樣對付呢，我身上僅僅祇有十二塊錢的生活費。於是有些畏怯後悔。

「……………」

她還是不回答，眼瞧着自己身邊的被裏那凸起的一包，又驚惶，

又羞怯，頭老是低垂着；萬般的苦痛都湧現在那縐着的眉尖；無限的悽愁，都浮晃在盈盈欲滴的眼淚裏，不消說，我是把持不住自家，兩次三番想將手伸進口袋取一張五元的，又想取兩張，但彼此在慘透了的空氣裏靜默下去，終於使我不能猶豫的一手取出兩張五元的，但我總覺冒味一點的，我說：

「密司姜，你不必憂愁，身體要緊。我想你在病中，總要錢用的，這裏，你……請……別客氣吧，這是不算一回事的。如果不够的話，下次……還……」

實在，她沒有十分推拒，就讓我把鈔票放在枕頭底下。但她朝我望了一下，半箇苦笑還沒做成功，眼淚就在那時流下來了，身子也震動起來，不意這使被裏那包發出箇奇怪的聲音來：

「呱，呱，呱哇，呱哇……哇……哇……哇！」

她當然明瞭我已經知道她害的是什麼病，她拭了拭淚，無頭無尾的就訴起來：

「是我是自家瞎了眼睛！」她憤憤的說，在那包上拍了兩下。「我好幾箇月沒有做事，我失了業！……躺在這裏箇多月，又沒有錢用，……羅士屏那東西始終就沒來看過，……好良心！……」稍稍靜默了一下，她的眼淚就痛痛快快的淌起來，身子在聳動，終於往後一倒，用手遮着臉，放聲哭起來：

「我當初……以為他那樣的醜，……頭髮那樣長，嚙沒人耍……那曉得，……那箇長頭髮呀……他……他……」

一九二八，一一，改作。

雙親大人

污黑的牆壁上那失修的時鐘在「睡……睡……」的響着。分房住的這對盛氣的夫婦是早已鼾聲呼呼，嚙語喃喃的了。但那種鼾聲嚙語卻十足的象徵着他們的夢境並沒有昇平：

「東西，他倒曉得快樂呢，白天飯碗一丟就出門，晚上煞黑才回來，你曉得是上啥場合去了嘍？這下作胚，不是爛污女人勾他的魂，就是上大世界打野鷄，或是叉麻雀，不會幹好事體的。……屋裏的事全不管，大的孩子要喂牛奶，換屎佈，還得要人抱抱，領着他玩；小的，也要沖牛奶他吃，更是離不了人：買小菜啊，收拾房間啊，一切，雖則有娘姨，大姐，難道他就祇會享福，在外頭逍遙，不能在家裏停留一歇的？差不多連豆芽菜賣幾鈔。煤爐封了勿，都要我操心，這才教氣人啦！……小的再過三天就要辦滿月，還一點沒預備，人家送了份子好意思不請客？他還是天王爺樣一句都說不得，一開口就鬧，動不動一衝就走，這東西我知道他這响心野啦。本來，我在月裏

好久沒起牀，現在也不過在家裏走走。那箇管得住他那雙野貓腳？他一箇一箇跟爛污女人去瞎撩，哈人曉得啊？——

韋公夫人顯得很忙碌，儼然在暗中跟着她那齷齪胚的男人，在溟濛縹渺的宇宙中奔馳着。塵沙在她的臉上飛撲，擁擠的車馬在她身邊推撞，她要將目光管住那野馬般的男人，也要防備着妖冶的爛污貨，她身體很軟弱，又兩腿發酸，她着急跟不上那在曠野中馳逐的他們；漸漸的他們簡直在濃霧中，塵沙中消失了，她便更加憤嫉，身上似在冒着虛弱的汗，喘不過氣來，但還是鼓其最後的精力往前偵查着，彷彿經過許多熙攘的街道，費了幾點鐘的尋找，公然在喧鬧的劇場中男女的人堆裏，她瞧見她男人和一箇不認識的女人擁在一塊兒。鬼頭鬼腦的，那簡直是沒有王法了，那在她簡直有不共戴天之仇的，她恨不得自己的兩手有挽幾百斤的力氣，猛然由他們後面伸出去祇輕輕一捏，就把那對齷齪胚捏成醬泥的。

『哎——哎——哎——』這聲音由她枕旁那瘦削蒼白的沒滿月的孩子口中傳出，很微細，很軟弱，斷斷續續的，嘶嘶的，雖不是驚人的喊叫，然而的確是迥異尋常的無力的哀鳴。韋公夫人驀然覺着自己之所以未能如願的將她的仇敵予以重創，原來是身邊有嬰兒在，她就糊裏糊塗的照例的伸手去拍拍，祇是拍了一陣，那孩子還是在「哎——哎——」的在她的耳中似乎還有些異樣，她就慢慢的燃着洋燈，照照孩子，漸漸峨起身來，眼睛死死的釘着他。孩子還是照樣的瘦，白，祇是嘴唇邊在微微的震動，眼球不靈活，莫明其妙的，呆呆的瞧着帳頂。她本不相信自己會將孩子領到這境地，一歲半的培培當初也是這末隨隨便便領大的，雖則是瘦點，從來不曾這般無力的哭過。她似乎受了意外的打擊，就很害怕的，眼淚婆娑的嚷起來：

『娘姨，娘姨，你快叫醒少爺看，小人神氣不對啦。』

娘姨懶悠悠的應着，戀戀的下了牀，沒骨頭一般，東歪西倒的摸到隔壁房

裏。這時韋公正在那裏呼吸迫促的，呼呼的睡，不，他似乎還在足球場，那圓滾滾的大皮球，那時在別人的腳邊滾着。對於蹴球，他們都是外行，飯桶，一脚祇能踢上丈把遠，五六尺高，而他却是老手，可惜那球老是滾不到他自己前面，他在恨他們無能，嗟嘆自己英雄無用武之地！球是由一箇瘦漢踢出了，衝到半空中似的，他那雙癢癢的脚便不能自禁的飛入人叢中。那些人，笨蛋，對於沒着地的球，祇是癩蝦張開口望着天鵝般的，祇有他，他這健將，身子一聳，一彈腿就從許多伸出的脚上把球踢出去，遠遠的，高高的落下地後還彈上丈多高。那好像踢着他那躺在牀上專門嫉妒他的老婆，不但是過了「球癮」，簡直出了一肚子的悶氣啦。「好，好啊！」彷彿是旁觀者的贊賞聲，喝采聲，聽了怪令人愉悅的，他就眼睛四顧的接受許多注意他，讚頌他的敬禮一般，雄糾糾的又將候球的姿勢排好，再等着機會……

『少爺，少爺！』

「唔——」

「少爺，少爺，醒醒吧！」

「唔——啊，啊，——唔——叫什麼，夜半更深，見鬼啦！」

「小弟弟病啦，快起來吧！」

「唔——唉——真討厭——怎麼會病的？」

「不知道，奶奶要我來叫你。」

「……………」

他算是醒了，頂着一百箇不高興在牀上游移，若不是娘姨遠候在房裏，他寧肯再在足球場顯一顯神通，這「起來」的事是可以將就過去的。「知道了，滾吧！」他打發了娘姨後，許久許久才掀開溫軟的被，將大衣往背上一搭，那大衣就像一堆雪；身子戰了兩下就扯出腿出來找皮鞋。那皮鞋觸在腳上像兩塊冰，這雪，冰簡直使他那心都凝凍了，他就憤憤的幾步衝到妻的牀前

，妻正伏在孩子身邊在抽噎。

『做什麼？』他們前兩天吵了一頓，這時他如宿仇未解一般的以父親兼丈夫的氣概問。

『嘿——嘿——你抱起他來看，好像神氣不對啦，祇有出氣沒有入氣的樣子。』韋公夫人現在也就和氣了些。

『沒有什麼樣！』孩子在韋公手裏，湊近燈光，整箇的影像在他那睡眼裏矇矓着，『他吃了奶嗎？』他無精打彩的盤詢着。

『這兩天不大要吃呢，今天晚上吃了點奶，我怕不够，又沖了一杯牛奶，你看，還贖上半杯。——九點鐘吃的，到現在還沒睡着，嘴巴祇是張着乾哭，哭又哭不出聲。』

『我看和平常一樣——不過——嗯，是有點不對。沒有神氣。』

『請你就去請請醫生好嗎？』

「我看還不要緊，太晚了。到明天再說吧！你們不都說小毛頭起首要瘦一下子才會慢慢胖起來的嗎？他又不是急病，我說，這孩子是餓壞的啦，對你說也不止一次了，不相信，不相信，哼……」

「你還是去請請吧，到明天怕來不及啦，他也是一條命啊！」

「請醫生？——非十幾塊錢辦不到。平時不注意，到這時來着急。你看皮匣子裏……」韋公望望娘姨就吞了下半句。

「這也就顧不得那些啦，我想請他來一趟那要這許多。頂多三四塊錢就夠了，這一點點路！你還是趕快去吧。做好事。唉！」

「好——好，我就去。總之——唉，娘姨，你同去，外頭戒嚴，有女人同走，那些兵總會相信我們是去請醫生的。」

整理了一陣衣服，生怕多帶錢便會慷慨的，都花了似的，便祇帶了兩塊錢，在弄堂口輕輕的敲了無數記木屋子，懶聲的叫了好幾次，把看弄堂的叫起

來，開開鐵門，韋公同娘姨才算上了到醫院去的路。他將兩手又在袖裏，烏龜般，頭縮在大衣裏僅僅留出一雙管事的眼睛，死氣沉沉的像上殺場去的犯人一般的被劊子手推着一步一步向前踏。那夜北風很緊，月兒隱在濃雲裏，憑着電桿下十五支光的電燈，指點着那在塵沙飛撲中的石子路。

『誰？——站着，——站着。』那聲音很短促，粗暴，從黑暗中衝出，還有像扁擔一樣的東西，平平的對準他當共產黨來了一般的。韋公怯怯的，「我」的答了一聲就站住了。接連那穿灰色衣的一壁喊：『到那兒去？』一壁奔攏來在地身邊搜了一頓，在娘姨身邊，也——大概也是搜吧！

『請醫生去。』韋公鼓勇的回答。

『不好走，回去。』兵士兇狠的說。

『就在前面，請通融一下吧，家裏病人很危險呢！』韋公很想就此回步，但游移了一陣仍用這語句去探試。

『走，』他們得了赦，仍往前走著，其實不得赦，也就很可安然回去的。不久，醫院忽然巍巍站在他們的前面，大門緊閉著，上有油漆的紅「十」字，是慈善醫院，好像；那病兒就是這醫院接的生。門上有電鈴，雖是找着了，韋公還是槌着門。號房大概知道非理會不可吧，就「誰」了一聲，雖然外頭將「請醫生，有急病，」送進去，但隔了半天還是在「誰」着。好久才電燈也亮了，懇切的回話也悠悠的傳出來了：『請醫生啊，……嗅……好的……看啥病？……啥人病啦？……住在啥場化？……嗅，那倒還近……掛號一只洋，……出診十四只洋，上門診也——是一只洋。』韋公記住了診金的數目，就機靈的忙把話收回來：『那末就上門診吧，我們就抱來，謝謝你嗅！』裏面再沒有回話，也沒有了電燈。他們又慢慢的踱回來。

『哼。十四塊，掛號一塊，我早就知道的。』韋公好像凱旋了，很得意似的瞧着妻又找了一句『外頭戒嚴。』

『戒嚴嗎？——這怎樣呢？』

『我知道要怎樣，總之——這孩子是餓壞的，屢次對你說，不相信。我知道要怎樣，現在？』

『還是抱去看看，我同去。他這樣子你看得過意嗎？』

『好好好好，就抱去試試也行。』

『這時他們真覺着孩子是病了，裏巾替他裹了四條，非將他裹好一點不可似的。不久這孩子在醫院裏的候診室候了一箇多鐘頭，眼睛微微的開着，嘴唇漸漸的轉爲赤黑，而且沒有先前那末愛動，臉皮雖是時時繃着，口時時張着，然而哭聲簡直不能像先前使人聽得見。手脚也沒有熱氣。那來往不斷的男女看護們口裏所宣傳的「等一歇，醫生就來了」的醫生，不久也果然來了，像仙人一般的，就是從前替這孩子接生的那箇女醫生，臉上雖覺什麼都缺乏，可是在深夜臙脂水粉還是那末的豐富。她看了一眼孩子說不好救，指示

他們到小兒科醫院去試試。章公夫人幾乎要哭出來，章公卻認定孩子是早就餓壞了的，祇是瞧着很闊氣的女醫生，瞧着那些白胖的看護婦的頸子，和由衣服裏凸出來的一股一股的摺縫，與乎……他想罵她們幾聲，不，他簡直想咬她們幾口，但一直走到街心才在妻前面罵着：『哼，媽的，耽誤了這半天，還是要上小兒科。』他的妻卻『全是你，全是你，好啦，孩子弄成這幅樣子，真罪過，你不和我鬧，我早就要把他送到醫院去的。』章公也不示弱：『怪我鬧，我鬧什麼，孩子在你身邊，鬧我什麼事？我對你說過多少次，孩子是餓壞的，不聽我的話，他現在是太虛弱啦，早就沒有辦法的。』

『沒有辦法啊，這樣美的孩子沒有辦法，就讓他沒有辦法啊！……你仔細想想看，你對這孩子花了幾鈿，你做過幾件衣衫給他着？我不相信，我偏要抱到小兒科去試試。』

『隨便你，要我就陪你去。』

『不要你陪，你給孩子我。——寶寶乖噢，寶寶，可憐，乖噢……』

章公覺着養了孩子還沒滿月的妻在這戒嚴時代的嚴冬之夜去瞎闖，這消息傳出去是很笑話的。自己還是跟着去。在黑暗的弄室裏，公然找了一輛車。章公夫人抱着孩子上了車，章公在後面跟着跑。車上那箇是這般的痛恨：這孩子不過瘦點。那會一下就不能診了呢，總而言之，若不是他——那殺千刀的——成日在外頭，沒把孩子放在心上，孩子是不會弄到這樣的，若不是他使白家生氣，孩子也不會這樣可憐的……而跟着跑的那箇卻這般自負着：隨你上天下地，找徧妙手回春的醫生，他如果說這孩子有救，我跟你賭彩，想起沒有對於這孩子多花錢！哼，於今他快嗚呼哀哉了，你儘花吧，大後天付不出房錢沒有我的事……

好容易他們到了小兒科醫院了，他們解開孩子的裹巾，放在診牀上，醫生，看護婦，章公夫婦，四五雙眼睛瞧着這孩子的眼睛依然是半開着，永遠的

釘着承塵，瞧着他那赤黑的唇兒顫了一下又靜止，瞧着他皺着枯瘦的臉皮，微微張着口，想要哭而沒有聲音的樣子。韋公夫人以爲這孩子不過像前天和丈夫吵架時被拋到牀上時一樣的靜默，韋公卻悠悠的來了一箇呵欠。兩夫婦想在醫生的臉上探出點消息，而醫生卻要看孩子的本身是怎樣的變化。診室裏冷氣包裹着他們，疲倦醉迷着他們，他們的天君是很泰然的，閒靜得簡直聽得見自己的脈搏，那如慈母對懷抱中的小人兒譜着睡歌的拍子。他們簡直看得見自己的血液在循環，那如無數道的運河，這緩流將催眠藥向各處輸送着。誠然是夜深了，孩子也該睡了。他於是從容的將瞳子前的白翳張起，預告着他那一幕就這樣草率的完了。於是，她。費了許多心血生產他的她。失望的，也許因爲那閉幕的樣子太難看吧，就頭往後仰，拍拍胸，終於淚珠牢牢的嵌在眼眶上。韋公也像給「他也是一條命啊！」輕輕的刺了一針似的，睡眠公然敞開了，醫生使很敏捷的退了十幾步，站在角落裏，宣布他的診斷

：『不好救啦，不好救啦，——不要動，不要動——用不着悲傷，這很好末，這末小的孩子——日子拖久了更不上算的——』

許是這宇宙太奇特，左右這宇宙間一切的「人」又太富於詩意吧？這孩子竟瞧不透似的，又將他那腫子的白翳扯起來。他被裹巾裹好了，躺在韋公手中出了醫院。在黑暗的歸途，他們受兵士們的檢查，和北風廝鬪，在石子路上匍匐，肚皮空空的，頭腦暈暈的，加上種種情緒的侵擾，對於這孩子有莫可奈何的樣子。『總之，他是不好救了的。作興現在已經……』韋公安閒的說，腦中便迴旋着孩子的後事，而夫人卻除了『放屁、我不相信，寶寶，好好的回去嗅，平安的回去嗅！』這樣招魂般的禱祝着外，又爲以往的劬勞埋怨起丈夫來：

『全是你，……好，吵啦，吵啦，蠻好格小人，把伊吵到這樣子，真罪過

！

『誰要吵，誰要吵，……在家裏兩箇人簡直開不了口，出門啦又疑心我幹不好的事。於今倒怪起我來了，哼。』

『你如果好好價，啥人疑心你。每天飯碗一丟就跑，好像門外頭有箇野貨在等着一樣。』

『你看，你看，還在妒嫉，說鬼話。像這樣我如何能夠在家裏……』

『我早就曉得嚙啥講頭，你要到外頭去，你儘管去好啦。』

『同你們這種人說不清的，一句話，不跟我吵，我原是可以時時刻刻在家的，卽令不在家，難道這就值得妒嫉，這就能致孩子的命，家裏不是沒有人的，娘姨，大姐，用人幾箇，難道掃地倒馬桶洗孩子的尿布都得我動手，一箇男子除了陪女人以外就簡直出不得門的。』

『你看，格幅樣子，——看是啥人跟我吵，啥人跟我吵——家裏就是嚙沒

「啥事體，你就不能在家歇歇的啊！」

「喏，喏，還死命和我吵，再吵，再吵，我就將孩子向垃圾桶裏一丟的噢。」

「哎呀，你看，說得出……好很，真是人面獸心——給我給我，——爲什麼不給我，——寶寶乖噢，回去噢，好寶寶！」

「你定要抱就抱去。算不了什麼。」

孩子在攘奪中終於到了韋公夫人手裏，她掉頭不顧的直往前衝，韋公就故意緩緩的踱，漸漸兩人中間阻障着瀾漫的黑暗，各人什麼都不畏怯，祇在心中熱烈的相互誹謗着，咀咒着，恨不得一口氣就吹掉自己前面萬惡的幽靈。

到了家，韋公夫人將孩子放在被裏，韋公卻又奪過來放在寫字台上，在燈光之下，孩子還是老樣子，還是不捨關閉那半開的門窗，矐子前的白翳一時上，一時下，夫妻倆起首是守在他前面的，但他們在這房裏對於這孩子所表

演的一幕幕偶然思索起終於覺着他那眼裏的白翳實在有些可怕，於是叫姑娘，大姐看守着。他們替他弄暖壺啊，灌開水啊，枕頭墊高點啊，自古以來沒有對他這般忙過。室內靜了好久，韋公身體前傾後仰，祇裝箇沒睡着的樣子。姑娘也都眼珠通紅的搖着身體。

『你們真是，人家格危險，你們偏生睡得着，難道明朝不能睡。』她責備幾句就起身抓了一把西瓜子來：『喏，拿去醒醒瞌睡吧！』

『讓她們去睡睡也好啊，明天不要人做事嗎？——你們都不睡，我就……』昨天失了眠，今晚又這樣，實在有些腰駝背脹，脚又冷，我來躺躺看。』韋公就上了牀，睡去了，有時聽到她們的一言半語，便振作的應酬幾句表示他並沒睡着：『總之。他早就沒有救的。』『現在追悔是空的。』他的夫人始終愛這孩子的，她迷信孩子決不至於危險的，她辯駁着：『放屁，我不相信，』又俯在孩子身邊說：『乖噢，寶寶，總會有仙人救你的，寶寶，總會有

仙人救你的，好寶寶，睡噢！」

許久之後，在睡眠狀態宰制着的沈靜中，韋公夫人忽然俯在孩子身邊仔細的瞧看「哎呀，眼睛閉了，嘴唇也不動了，嚙沒一箇人瞧着伊就落了氣，可憐啦，寶寶呀！」她這樣哭着的時候，韋公還像沒有睡着的樣子就跳下牀。

「不要哭啦，你看，把那箇又鬧醒啦。」他說。娘姨也來勸着：「勿要哭得格，倅年紀還輕末，將來有來箇。」

韋公夫人停住哭聲絮絮的煩起來：「唉，這孩子我打算請箇奶嬖嬖專門領伊，你要圖省錢。我奶奶又不夠，吃啦這種鮮牛奶是不衛生的。先曉得就純然吃人奶，少點也不妨的，你總說他是餓壞的。他是吃壞的啊，夾七雜八的吃！」

「是的，吃壞的，越吃越瘦？——總之，現在來煩是嚙沒用場的。」韋公打着上海腔用反調說，那時，牀上的大孩子嚎跳起來啦。他就抱他起來，讓

他尿布溼溼的，屎在屁股上散漫着。『你看，弟弟多末可憐。』他指着孩屍給他看。夫人的眼睛仍然釘着死孩說：『唉，自從養下他來，就嚙沒把伊當人，祇顧兩家頭吵。小棉襖壞啦也不給他添件新的，總也是凍壞的啦。』她回頭瞧了一瞧大孩子，念頭一轉就咬着牙，用指頭在大孩子的額上重重的點了一下道：『畜生，你兄弟是你尅死的。』她又發明了孩子致命的緣由，就瞧着韋公他們，把話證實起來：『不是嗎？從前他蠻好格，自從有了這箇小的：他就變了樣啦。愛哭愛鬧，哭起來眼睛珠子倒掉起，晚上睡啦還磨牙齒，這都是尅相呀！』她又用手重重的在大孩子的額上刺了一下，狠狠的把話接上，弄得大孩子放聲的哭：『什麼好東西，你還哭——前兩箇月我好玩給他算命，算命的說他八字硬，尅兄弟，何如，講中了。真不是好東西。本來這傢伙屬虎，那箇小的屬兔，兔子見了老虎末，還有什麼好的，這一點都不錯。』

『那末，既知道虎兔不相容，爲什麼偏要寫着「兔兒餵乳時間表」貼在壁上呢？』韋公滑稽的笑着，順手將壁上的時間表撕了。

『全是你不好，不給他取名字，小人格大啦，名字還嘸沒，我早知道不是好兆頭。』她停了一停又煩了一大串：『唉，好孩子，病得格樣，臉上還格飽滿，一點敗相嘸沒，頭幾多圓，圓滾滾的，頭髮幾多細，幾多生得上啊！眼睛幾多大，鼻梁幾多高！你們看，大家都說他比這大東西漂亮。——不知那樣大家全不注意伊，把伊弄成格樣子，唉！——幾多聰秀有福相啊！祇怪我們格種倒霉人家嘸沒福氣能容他。』她仰着頭好像記取一件事，這足以證明上面的話，還可以安慰安慰自己似的：『是啊，他總算有點福氣。他本來嘸沒一件新的東西。昨天娘舅來定要將他送到醫院去驗，我就替他趕了一件新抱巾。那曉得他是要一條新抱巾帶了去。講起來，他總算有點福氣，啊是？』

天亮了，大家商議孩子的葬埋問題，都主張絕早把死孩送出去，因為絕早前後左右沒有人起來，這足以掩飾他們家裏並沒有出不吉利的事。韋公於是匆匆的出門去找一箇老聽差，不久那聽差就帶了兩箇工人攜了一柱小棺木來了，韋公夫人便叫娘姨去買了些金銀錠。

工人一進門之後就動手將孩屍托起，真像冤兒一般的被擲到小棺裏。

『輕點嗅——輕點嗅——唉，寶寶！還有東西嚙沒放進去的吧，是他的東西都給他帶去。於是，娘姨就將他用過的破尿布，變成了硬殼的小襖，都塞在棺裏。』娘姨，金銀錠快拿來燒，唉，可憐啦，寶寶啊！』韋公夫人在舉行和孩子餞別的儀式。

『勿要哭得額嚙沒出額（月）的孩子！平常人家不在乎的，就隨便向啥場合一塞，像格，真算對得住格。總算運氣好，奶奶，再拖幾日，儂銅鈿不知要花脫幾幾何何呢！』老聽差幹練的說。

「是啊，總算運氣好，辦了滿月再死，那就不合算多啦。」韋公頗得意的答。

「走大門出去啵？」當小棺木用釘子釘好了，韋公以為棺從大門出去，這喪事比較隆重點。

「勿作興格，」韋公夫人和老聽差都不贊成。即刻小棺已在工人肩上的那竹槓下。像秤錘般搖曳着，因為老聽差是這樣說，「兩家頭勿要出來得格，格小箇小人，折磨他的！」於是他們為保持父母的身分起見，就在房門口停了步，即刻那小木匣子的影子從後門消逝了。

送鮮牛奶的來了。韋公跑出來關照他說：「從今天起祇送一瓶。記住了，啊，一瓶一毛錢，一箇月就祇有三塊錢啦。你記住了，啊！」又關照娘姨收拾房間，把大的孩子抱開去，室內即刻便恢復了原狀，時鐘還是那末「睡」「睡」的響着，在窗外不知那樣長大的人們的喧鬧聲中，在廚房間裏的大孩

子的哭聲中，章公夫婦卻又鼾聲呼呼的入夢了。

一七，二，二三，於上海。

平 淡 的 事

新近我認識了曾醫生，雖然還不曾知道他的名字。

那是因爲幾天前由北平來了箇窮友，一箇危險人物，危險到什麼人都不敢惹，沒飯吃沒衣穿，也沒屋子住。

在革命成功以後，忽然發現這位十年不見的老友，竟還活着，我是多麼高興啊！我想在僻處賃間小房好使他安身，也想以九牛二虎之力隨時接濟他一點生活費。我替他找了兩天的房子，在一天傍晚，找着了一箇掛眼科牌子的醫生家的一間後樓，即刻就叫我那朋友搬進去。當時，我雖然是和那醫生講

的房價，又交給他房錢，又向他擔保我那朋友是十分靠得住的，但在暮色中，匆忙的我實在沒有暇豫的心情去注意他，我不過記住了他的前門兩邊的白牆上寫着，「照原眼科，」也彷彿記着這醫生是姓曾而已。

翌日我那朋友走來和我談天。

「昨晚那箇房東走到我房裏向我借一塊錢買米，嚇嚇嚇！我說：『我也是靠朋友維持，實在窮得很，如果有，塊把錢是不算一回事的。』他不知道要怎樣才好，空了好久，他說：『你那箇朋友倒是箇好人噢！』末後。他又說：『今晚我難過得很，夏先生，我們到小酒館子裏去喝兩杯酒吧！』我說：『不必吧我不會喝酒。』他說：『我們喝米酒，不傷人的，十四箇銅子一斤。』我一箇人也很無聊，好，我就同他去了，在街尾上一箇小酒館裏，他要了兩斤酒，又買了三箇子一包的黃豆，於是兩箇人喝起來。他講他的近況，講他的歷史，他說他是瑞徵的學生、瑞徵是前清兩湖總督，嚇嚇嚇！這箇人

談起話來很有味。」

「噢，剛認識就向你借錢，這樣的冒昧——哼，總是窮得沒有辦法喏：——借不着錢倒還請你喝酒，在這一點上我覺得這箇人倒是真有點味——現在這塊錢不知道有了沒。如果我有一塊錢，我可以送給他的——明天晚上我們請他喝兩杯酒好嗎？仍然在那箇酒館裏。」

「好，好，明晚我在家等你就是。」

第二天，我到曾醫生家裏去，我在微光中找來找去，不知如何始終找不着「照原眼科」幾箇字，我很駭異，但是看見前門的牆壁兩邊有白粉的一幢房，「大概這就是的吧！」我想不管一切，我就走進去。不消說，我是懷着一連一塊錢都得向生朋友告貸，貧窮到這樣子！——的心情去的，但進門一觀察，也不怎樣使我失望，那客堂間也點着洋燈，燈下也有兩箇老媽子似的顧客請他看眼睛，靠窗也陳設一張祇開了兩道裂縫的桌，東邊牆下也擺着小圓臺

，臺上也擺着好幾瓶藥水，臺邊還有兩箇一隻脚都不短的籐椅，點綴在壁上的暗黃的字畫雖然都往下捲起來，也還勉強沾得住。至於他本人，也戴着遮陽帽，頸上雖沒有領帶之類的東西，身上卻穿着呢大衣，舊靴子上也蓋着呢布，一見還知道他是穿穿西裝褲的，他手中拿着揩眼睛的棉花，一見有人推門，就臉色蒼白起來，知道是我，才浮出微笑，輕着脚步走近我，低聲的溫和的說：

『夏先生在家。』

我微笑着顛顛頭。便往前面走，眼睛從板壁縫裏看進那後房，看得出那裏面有木板搭成的牀，牀上坐着一箇老太婆，也還有一座舊籐牀，牀邊有箇三脚椅，除此以外還有許多數不清的家具，總之，決計沒有一件是應該丟到垃圾桶去的。上樓時，我循環的默誦着：「難到真一塊錢沒有嗎？」——這江湖醫生——這騙子。」

在後樓，我不耐久坐，我們就下樓，走過客堂間時，老夏指着我对那醫生說：

「曾先生。我們又到那箇老館子裏去喝酒吧！這位黃先生他請你喝酒。」
「不敢當。不敢當！」他像沒骨頭似的連忙鞠着躬，還不停的歡笑：「好的，好的，我馬上就來，請先走一步。」他送我們到門口，口裏囁咕着「好的，好的！」

我們走到街的盡頭，那裏不大有人走，老夏站住一望，退回好幾十步，才發明那酒館。不過他雖指示給我了，我還是不能一目就瞭然，因為那酒館不僅小，而且很模糊，裏面兩箇桌，全用灰塵裝飾着。舖台上是兩盆不大令人垂涎的發芽豆，和一隻不知那天殺的乾癟了的鷄，還是整箇的，櫃檯裏豎着四箇大酒罈，不，其中有一箇是不大看得見人的老太婆就是掌櫃的，旁邊還有一箇鼻眼不分明的半大孩子。她們沒有招呼我們，我們也就不客氣，從外

面桌旁的車夫身邊擠進去，佔了裏面正中的優座。

那孩子終於走攏來問我們要什麼，我就要了兩斤酒。一面計算着：「十四箇子一斤，二四如八，一二如二，來八箇子的花生米。身上的四毫錢夠開消的。再來點……」再來點什麼呢？我的眼光到處一尋找，那真不能使我不下就決定。老夏說：『等會先生來了再說吧。』好，我們就坐着等。我聽見那孩子湊近老太婆囁咕着：『他們是會先生的朋友。』於是，我向老夏：『他們怎麼知道會先生的；』老夏說：『會先生是股東，這箇店他有五塊錢的股。』

不久，會先生笑嘻嘻的擦著手走進來了。三人就了座，我叫孩子拿酒來，又叫他買了八箇子花生米。又叫他設計來了一盆白菜炒肉絲。會先生又擅自櫃檯上弄了一碟發芽荳，又弄了一碟海蜇皮。於是我們交談着痛飲起來。

『在夏先生那裏聽說先生差了一塊米錢，心裏很過意不去，現在可有了？』

『不要緊，已經賒了一塊錢的米，那米店還放心我，我答應明天還他。』
曾先生自得的說：『那晚不是有五塊房錢嗎？因為欠了人家的，人家知道，馬上就要去了，唉，沒有飯吃，肚子裏很難過——我們渴酒吧！』他篩了酒，舉起杯來渴。

『哈哈，你說話真有趣！沒有飯吃不僅是肚子難過，那簡直是要命的事啊！』我說。

『喝酒吧，喝酒吧！』曾先生又舉起杯來：『不要緊的我有鴻運酒樓的一張五十塊錢的股票。這酒店生意很好。我託朋友押三十塊錢；明天晚上可以成功。我還了二十，加了五塊利錢，還有五塊好多。這是借的印子錢，每月六分的利息。』他又喝了一大口酒，揀了一顆發芽豆。

我們沒有說什麼、我祇全神傾注他的舉動。他篩了酒，搔了兩下頭，把肩

聳起來，搓着手低聲的苦笑着說：

『沒有辦法。我們喝酒吧！——喝酒真是好事情，夏先生沒有錢，我也沒有錢，我們是好朋友——這地方真好，我們要常常來的！』他說着，回頭望望後面的老太婆：『這老闖是好人，很可憐的！——她常常到我那裏看眼睛，我不要她的錢。她錢不夠，我就入了五塊錢的股。所以，我在這裏很隨便的，常常來！』

『酒倒是少喝的好，曾先生，我看你的神經刺激得太厲害了，說話也沒有條理。——你何不好好生把你的行業振興一下，把生活維持下去？』我說。

『不行！』他搖着頭笑：『我倒霉，連這箇都沒有！』他用手摸着披散的領子兩端的窟窿，『不知那一天掉了，我上了一箇螺絲，梗在頸子上把肉都刺破了。現在螺絲又俏皮，逃了！』他笑了又喝了幾口酒，忽然把腳舉起來

：『你看，我這箇皮鞋，底穿了，前面開了口，走起來，他冒烟。』

我們不禁笑起來。

『你每天也有多少收入嘍？』我問。

『沒有一定，兩毛，四毛，有時還倒貼。窮人多啊！一塊錢看一回的。一箇月難得有幾次。』

『像你這樣是不行的。你越是那幅倒霉的樣子，人家越瞧你不起。上海這鬼世界是全靠外樣子，不怕你本事怎樣好。』我憤憤地的說。

他祇溫和的笑。

『是呀，你看姚佐頓花柳病醫生，從前是甚麼樣子。這是我親眼看見的。哼，現在，愛多亞路口上半天雲裏掛着他的招牌，到處張貼了他的廣告，隨便什麼人，祇要見了這廣告，他不要知道底細就會「啊，這是箇著名的醫生！」如是，箇箇上他那裏去，三百五百送給他，花了錢診不好病，也還是去

找他。爲的是他的聲名大。於今他發財了。曾先生，像你，據前樓的人說，你的手術很不壞，你祇要好好的把診所布置得像箇樣，把身上弄整齊點，在門口掛箇招牌，在弄堂口還掛箇更大的，也定一箇章程，門診幾何，出診幾何，架子一挺，人家自然不會小看你，像你這樣兩毛四毛，有時還送診，有時還……那是……」老夏也說了一大篇，

他祇願喝酒，起首連忙替我們篩，後來就祇篩自己的，一定要等乾了杯才說話。

『這是沒有辦法的！』他搖頭堅決的說：『他們都是窮人末！頂多祇能收點藥錢，總而言之，是闊人就沒一箇肯上我的門的。我會看像，我會外科，有些人我知道是流氓，綁票匪，我常常白給他們治傷。他們呢，診好了，去啦，還用片子介紹別人來，也是不給錢的。我有什麼辦法呢？——你們以爲我是好人嗎？其實我也很壞的，是窮人，到我這裏來，他們都是別處診不好

的，他們沒有錢誰給他診，是這種人，我是歡喜給好藥，一次二次就好了，闊人就不同了，一次診得好的，我給他分做幾次診，多弄他幾箇錢，其實我
是很壞的。」

『你這樣待人家，人家把你當馱子，像你這樣的人，是不能存在的。我勸你以後還是把牌子掛出來，好好的幹一下，免得受苦！』我說：

他還是溫和的笑，連連把酒往口裏送，洒完了，又叫兩斤。

『是的，牌子原先掛的，在弄堂外頭，因為警察要捐錢，才取下來的。』

『哈哈，假使人家說你不該吃飯，你就把自己的頸子割了嗎？這是太笑話了！』我說：

他也笑，已經很醉了，話便滔滔不絕。

『原先我生意很好，每月賺二百多塊錢，那不是現在這箇地方，這是去年搬來的。我賺了錢就把門面擴充起來，我沒有老婆，訂是訂的，因為她要入

百塊錢辦嫁裝，我沒有，他就另外嫁人了。我把老娘由鄉下接來住，請了兩箇聽差，有一箇不能做事。這聽差原先有田在鄉下，給人家騙了，很可憐，我就把他帶到這裏來，他是箇呆子——那時候，我的日子很好過，門診是一塊二，沒有錢的就減半，看人說話不料去年革命，我的診所燒得乾乾淨淨，好，沒有想到這箇革命把我打倒了。搬到這裏之後，起首還敷衍得過去，湊巧，鬧北辦市政，一條馬路修上大半年，交通斷絕了，簡直沒有人上門。好，這箇市政又把我打倒了。光修馬路還不打緊，三四月間落起黃霉雨來，你想誰肯爬過爛泥堆裏走過丈多深的水溝到我這裏來呢？這裏又這樣偏僻！好，這箇黃霉雨又把我打倒了。房錢欠七箇月，生意沒有，我吃的是身上的衣服，是老娘的皮袍子，是木器。有一次聽差的走了，後門口爬手進來把老娘的棉衣也偷了！——是的，我牌子是有的，弄堂外有塊大的，前門的壁上寫着「照原眼科」四箇大字，但是我給不起捐錢，警察天天來要，起首我就把

外面的牌子取下了。昨天他又來了。我就把牆上的字也粉了，省得他來麻煩。可是牌子一取消，就簡直更沒有瞎子能找得着我了。好，這箇警察捐又把
我打倒了。這就可以太平了吧，但是那箇印子錢逼得很緊，所以——我近來
不快樂，睡不了覺，頭痛，有了錢就喝酒。我想把牌子掛在這酒店的樓上，
夏先生噢，我們兩箇無論如何在一起。這地方真好，慢慢的我們會發達起來
的！——不過，現在，——唉！——我還有兩箇好朋友，都死了。我晚上眼
睛一閉，就看見他們兩箇。唉，好人。——闊朋友我也有的，那是姓何的，
從前和我很好。如今有幾十萬，白克路有洋房。上次我買點東西去送他，他
不見，他怕是綁票的。——是的，我是要飯的，你們看這幅樣子，——我常
常半夜裏……』他說到此地，眼睛朝天，兩手合拱着：『爬起來，打開眼睛
，是的，我是晚上才喜歡打開眼睛。因為我不願看不見什麼，我對天說：天
啦，你把我的壽命減少二十年吧，切莫再使我是這樣子啊！』

他不再笑了，兩手撐着頭，慢慢的伏在桌子上。我們全都沈默着，忽然他又擡起頭來說：

「這地方真好，我們每晚都要來的噢，夏先生！」

「不來了，明晚我請你到鴻運樓吧！」我說：

很晚了，曾先生還要酒，我們不承認，我叫孩子來算帳，曾先生就立起來用手一揮，好像這應該歸他出，我也不客氣，給了二百四小賬就往外走。我回頭向櫃檯一看，看見那孩子彷彿用蝌蚪文在簿子上寫着：

「曾先生欠……」

走到街上，我拒絕他送我，他說：「不要緊的，我們通晚不睡覺不要緊的，睡覺是受罪，在外面走走很快樂啊！」到了我自己的弄堂口，我和他告別。我在十二步之外還聽見他的聲音：「夏先生，我們再到那酒館裏去坐坐吧！」

我就是這樣認識了曾醫生了

第二晚，我原打算請他到鴻運樓去的，不知怎樣我忽然變了計，祇隨便買點乾牛肉之類的下酒菜請他到家裏喝。他起首不肯去，後來雖是去了，但是不再多說話，祇低着頭在房裏徘徊。我問他：

『股票押了嗎？』

『沒有，要明天聽回信。』

『今天有生意嗎？』

『有的，一塊假洋錢』他掏出那洋錢來後，笑着說：『鉛的，分量輕，放在手裏就知道。』

『上海人真壞，看病的錢也給假的！——那末，你不能叫他換嗎？』我老婆不平的說。

『模模糊糊？那箇人送我假洋錢當然也是沒有錢嘍！』

『是沒有錢就送診也可以的，給假洋錢你不妨責備他的！』老夏很反對他的態度。在我家裏，酒也喝得不少，但他不多說話，話裏也沒有驚人的句子。不過我們都覺着他的神經的確紛亂了，每句話是牛頭對馬嘴的，因為我知道他昨晚送我回家後又在酒館裏去喝了一頓，又因為被窩放在別處去了，祇伏在椅子上看書，渡過這寒宵。他呢，也知道自已這次是失了一箇不小的敗，所以不高興多說話。不過，他也不十分沮喪，他還有無窮的希望呢，他有一張五十塊錢的股票，明天那張股票總會押了的！

第二天晚上，天下着毛毛雨，我走到他那裏，我看見那替他押股票的人說，事情又變了卦，要過一箇禮拜聽回信。總之，這是推脫的話，這股票肯有人要，五十元祇押三十元，六分息也沒有人要，而且那印子錢別人不肯再放了，非馬上收回不可的。我很替這醫生不平；

『二三十塊錢的事有這樣難嗎？又不是憑空討人家的，曾先生，你給股票

我，我明天去試試。」

『好，謝謝！』他將股票給我，深深的一揖。

天還是下着毛毛雨，很冷，我一早搭車到江灣，想我幾箇朋友，因為那些朋友起碼賺二三百元一月，又沒家眷，就是一人力量不夠，幾箇人總可以湊足的，如果不放心，就由我負責，然而結果是：

『我也祇能勉強維持生活，如果□□在這裏，那就沒有問題啦！』

我回到會醫生家，走進他的寢室，把這消息告訴他，把股票退給他，答應再想法，可是他睡在床上不起來，因為房裏有箇姑娘，我聽他說過有箇朋友介紹一箇女人給他，他曾因為自己沒有錢，關照那姑娘別再上他那兒去的，現在她又來了，

『姑娘，請你出去一下。』他說着，那姑娘就走了。

於是他峨起身來，掀開蓋在身上的唯一的外套，把那件窟窿纍纍的絨繩褂

扯得很周正。披上外套，伸出穿着無底襪的腳來，費了許多工夫，才穿好靴，因為不如是，那襪是不容易就範的，此外我還發現他腿上失去了那條西裝褲。

我們同在客堂裏坐，他還是笑，鞠着躬說：對不起你，這樣的雨天，害得你跑江灣！」我和他談了很久，我沒有坐，因為他的籐椅也不見了，圓臺邊祇賸了那原先擺在後房的三腳椅。

我回家了，下午又向另一箇有錢的朋友打主意，更不成，他說他並不幹這樣的生意。我祇好回會醫生一箇信，就再沒有到他那兒去了，老實話，我不敢再見他。

過幾天，老夏又來了，我問及這醫生，他說：

「近來他再不喝酒了，臉也腫了。山東人天天來吵，要那筆錢，很兇的。這兩天他沒有在家，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了。大概是害怕這山東人吧。」

我不敢再問了，我祇盡量的沈思：爲什麼不藏在黑暗的破屋裏，却走到外面去呢？懷着憂傷，到荒野徘徊去了嗎？到山頂槍地呼天，向北風求助去了嗎？到黃浦江邊痛飲去了嗎？他歡喜孤獨，連好友老夏也不要了嗎？連……

『這箇人很可憐。老黃，你是歡喜把自己妻子兒子都上小說的，也把他上一上小說吧。哈哈！』

『但是——唉，在這年頭，這玩意早已不時髦了，這事情，太平淡了，上了小說不會有人看的。』

我禁抑着奔放的熱情堅決的這樣回答。

一九二八，一二，二五日於上海

火 災

韋公近來好像不愛俏，幾莖『英雄』鬍子永久栽在那蹺嘴上；圍在頸上那叫做白的領子總是三四箇星期換一次；皮鞋也兩三箇月挨不着擦。也不是裝老，實在，他已經是一箇女人的『夫』，也是一箇孩子的『爹』；做『爹』還不打緊，可是做了『夫』，尤其是瑜的『夫』，那就不由他不打扮得那末老老實實的。

比如兩口子在家沉悶得緊，他偶然談及當天日報上如汪世昌和馬振華這一類的事對於女的稍稍加以非議，而他那箇『妻』卻定要嚴重的斥責那男的，好像『夫』不教，是妻之過，『你們這種男人就沒有一箇是好東西！』非這樣籠統的把他也罵在裏面便算是溺職；這自然是你一句，我一句，越說越僵，至於對罵，等到這箇收服了那箇，兩口子又從新陷到異常的沉悶裏，於是『妻』就躺着看小說消遣，『夫』就在房裏兜圈子，甚至在街上走走。不過這麼着，那結果反而糟，因為外面的人除了男便是女，而男女又如磁石之兩

極一樣，易於吸引，這在外面走走形同弔膀子，說不定也是成就那苟且之事的張本，因之當他走回家，一定能發現那房門是堅牢的鎖着，及至敲開了門還一定能看見他那箇『妻』是怒氣沖沖的把身體往牀裏一丟的挺着，臉朝帳裏扳起，這形勢還延續到夜深，把那男女之事也給取締了，雖然女的起了興頭，先用大腿挨着男的，既而是擦，或用手來摸，捏，然而沒得到彰明的道歉的安慰，依然是不成功，而且把這形勢越加延長到三五天，甚至一星期。弄得人心灰意懶的，所以，如此這般，我們便可以看出章公之所以老實來的。

是初冬的早上，天雖冷，被裏卻溫暖，可是章公起得早，對鏡摸一摸失眠的面容，抓一抓頭上那枯燥的茅山與蹺嘴上那幾株植物，『呵，老了，荒蕪了，』他心裏這樣唏噓着，雖沒決意趁着殘廢的青春幹一番浪漫的事業，然而想把這糟糕樣來解決一下的念頭是有的，可是工程大，鑒於以往的教訓，

不勇瞻前顧後的猶豫着，煩悶着，不期然眼光流盼着到牀上那箇，可是牀上那箇也正將眼珠朝他翻，他能領悟到那翻出的又是這末古董的，『還不到七點就起來裝，裝給啥人看，不照鏡子就會臉上長出疙瘩來?!死鬼，野貨……』於是他也就不肯示弱的暗中咀咒着。『做開眼睛睡，這是在睡什麼覺?這樣的愛思愛想又沒見想出一篇文章來，……等會兒又是來不及洗臉漱口就吃粥，真是箇奇怪的東西……』

光冥想倒不礙事，但不久聽見數銅板的聲音，非常的粗重，既而是『娘姨，娘姨，豆腐漿怎樣還不去買!』這就像一顆一顆的針在他的皮膚上等着要刺。娘姨拿錢走了不久，接連又是『房間不收拾，娘姨，娘姨，——死鬼，裝聾買啞，這樣早起來勿曉得忙些啥格廬事情，』他瞧着她峨起身來，偏着頭，漲紅了臉在嚷，那模樣不受看，那嗓音也不受聽，牀裏那箇小把戲也給驚醒了在吵，這世界，簡直反了，全沒人鎮壓，他無論怎樣也按捺不住自家

的，就忍着氣開頭說：

『娘姨不是你剛才叫她去買豆腐漿嗎？怎麼一會兒又叫她收拾房間呢？』

『買豆漿就應該買一箇早晨的呀？』

『一會兒這樣，一會兒那樣，也要人家來得及呀！』

『來得及來不及關你啥事體，我叫娘姨叫不得的呀，要你這樣體貼他，真奇怪噢，亨！』

『不關我啥事體，叫起來討厭你知道不？』

『好，我討厭，我討厭你就同我離婚！世界上的男人多得狠，沒有你也嚙啥希奇。』

『是的，嚙啥希奇，誰都知道你有本事，會賺錢！要你離婚你就走，我更加不在乎，我不相信沒有你就會死的。』

要我走啊，嚇嚇，嚙沒格容易。』

『就我走也行，就我走也行。』

也不是吃多了辣椒燒酒之類的富於刺激性的東西易於使人的氣質起變化，也不是天時不正，經營不稱手，洋錢上不能差強人意才煩躁，總之反平這類情形的時候正多着，而他倆之間除了戀愛時代和結婚的初期就沒太平過，說離卻不會離，說走也不會走掉了。

男人沒有女人那末軟，既說走便不好意思不走一走的，他就穿了衣，戴了帽，一鼓作氣的衝出去，走到街上抖一抖身體，理一理衣服，看一看女人，像出籠之鳥一般的說不出那輕鬆愉快！的確，世間沒有比離開『妻』還愜意的，然而走到工廠枯坐着，盤算一陣之後，便又愁悶疑慮起來：

『難道就這樣便算走脫了嗎？她是爲着收服不了自家才動輒說離的，恐怕真的三天不回去又會到處找到自家鬧，非給鬧回去不可，即令不這樣也一定會提出種種的難題把自家屈服的：什麼離婚是自家的主動，要這樣登報聲明

啦；孩子歸她管，得貼撫育費，也得貼她的贍養費啦，那數目簡直不是自家夢想得到的。而且她娘家也會有人說話：你們大家都能賺飯吃，在一箇工廠裏出進，這日子多好過啊！夫妻間鬧鬧是常有的，這是小人脾氣，沒有離婚的理由的，況且當初既是戀愛結的婚，現在就該……這些且不管，這就算走脫了，然而目前自家是清風兩袖，光桿一條，單是早餐就無從打主意，住宿更加不用說。她之所以這樣大膽的頂撞許就爲的這一手。那還是她走的強。如果要離要未是她的主動，那種種條件就不用提，即提也有理由拒絕。那是再沒有比這箇合算的，自家不能不學點乖，用方法把這「離」「走」造成爲她的主動。』

這樣劃算着，覺得這主意很穩健，態度也老鍊，配做箇外交家，夠把敵手玩弄在掌腕之中的，這不過是一樁有趣的遊戲，狠不上勞神喪氣的，於是他微笑了。

到午餐的時候，也無須猶豫，他依然氣衝衝的模樣走回去，臉上擺出對於對方的撞迫早有了充分的預備的樣子，將暗伏的威風壓服着敵人的銳氣，安隱大方的吃一箇飽，飯碗一丟又衝出去，到睡覺時，先爬上牀在裏面佔箇寬廣的地位，扯出好的綢被裹住自己，那腳還在牀上碰統的表示着祇須誰一開口就可以動員的。不過吃的時候雖覺着分外有味，但偶一偷看那箇『妻』，就像老擺在桌上那碗豆芽菜一般的討厭，睡的時候雖覺分外的安適，但腳邊總像擺着一具殭屍，雖則極想來一來那事兒，可是無窮的甜蜜的幻境足夠他神遊的。

他真情願腳邊是殭屍，那祇須一具棺木就夠對付，至於小把戲，送到鄉下去也成，或以互助的名義把遠地一箇窮苦的表妹接過來，送她進學校，滿足她的素願，使她懂得新女性上所載的那箇第三代的戀愛，再和她發生密切的關係，孩子也可以歸她管。等大家不高興或一方不高興，她仍然可以另

嫁的，這沒有『夫』『妻』的鎖鏈束縛着。再不然，本地豈少了上坑的老媽子，全憑自己揀，且可以一箇一箇的換，那事兒是不用愁，小人也有人領，真是一舉兩得，伸宿自如啊。

自然那箇『妻』是越收服不了『夫』便越不服氣，這對峙的局面是永無鬆懈之期的。至於韋公，當然更樂得這局面的持久，在這時期他可以放膽的把頭上的茅山割掉，把蹺嘴上的植物鏟光，把皮鞋刷亮，也可以任意到外面走走，在十字街頭留連，也可以跟跟意中人打趣，什麼都不必顧慮，所可慮的就是那洋錢不易有充足的時候，如果有，誰能阻止他不『看人兒行事』，反正給發覺了，也不過吵吵鬧鬧，重玩一套有趣的遊戲。

正是領薪的第二天，這天是晴朗的星期日。照例，他的薪水是得全數『交櫃』的，這時就別怪，他將牠妥慎的塞在自己的衣袋裏，時時防衛着。

到了午後，他收拾得標標緻緻的，一箇人興興頭頭的走進月宮電影院，坐

在可一覽無遺的最後一排的座上，尖着眼看那扭轉脖子來的一箇箇，那自然是指女的。而尤其注意扭轉脖子次數最多的那箇。總之，箇箇都值得他興奮，無論誰都比自己那箇『妻』美，俏，多情，溫婉。他恨那黑窗帘不放下，那陽光會照透了他的心，他恨那電影不開映，不然，他是可以在暗中乘人眼花撩亂時，向對手做箇手勢，或悄悄的挨攏去，觸她一下，或說幾句話，那怕什麼，上海全是這樣的，如承默認，就把那兩毛錢的電影犧牲掉，好在看電影是『掛名差使』，有了機會誰都樂得犧牲的，然後兩箇人偷偷的走進隔壁的飯店裏，找一間雅座，吃吃，喝喝，撩撩；再進一步。走到旅館裏開一間房間，那多便當，那多夠銷魂。感着生殖器有磨擦的必要，就找着任何情願的對手去試試，這是滿足慾求的自然的表示，一定要年年月月吃着那討厭豆芽菜，美其名曰『琴瑟和諧』『白頭偕老』媽的，虛偽的人類、卑劣的畜生。但這轉過脖子的，誰擔保她不是『夫』『妻』主義的忠實信徒呢？誰能

鑒別那不是呆板的肉型的販賣者呢？如果是，和誰接觸了便永遠屬於誰、誰不能離，丟不能丟，那真叫觸霉頭，那便又是玩着循環的把戲，甚至比目前的局面還更壞。那就又何必多此一舉呢？

熱情雖是在爆發，然而『看人兒行事』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於是他的眼光又在數着，鑒別着由外面進來的一箇箇。門口又進來了三箇，可是在三箇之中，他發覺了他家裏的那碗豆芽菜，一壁走，一壁在找座位『見鬼，媽的。』他不期然在心裏驚喊着，同時全體的淋巴球都動了員準備抵抗似的在每箇毛孔邊守候着，不消說，輝煌絢縵的空中樓閣全場燬了，他連忙把帽子罩齊眉，低了頭，把身體收縮着。雖是即刻那窗帘全放下了，電燈也滅了，幕上映着廣告，正劇不久就會出現，可以欣賞一下子的，然而『休息五分鐘』的告白一映出，那終究掩飾不了的。固然他不相信自家是罪犯。不怕以後會演什麼戲，但總是避開她的好，也許她並沒看見自家呀！因此他就趁着黑暗

偷走出來。在北四川路的屋簷下的人堆裏埋怨着，邇搭着，最後還是登了電車，溜進了虹口公園。

回家時已經是萬家燈火輝煌了，在街上，他夜景無也心看，女人也無意追，心中志志的，惱憤的走進房，可是還沒落坐，在牀沿等着的他那箇「妻」頭劈就說：

「喂，你究竟怎麼樣嘍？」

「我不怎麼樣，隨便你要那樣就那樣。」他坐了一箇騎馬勢，兩手握著拳頭擱在桌面上。

「你倒愜意噢，有銅錢就看電影，嚙沒銅錢就蕩馬路。」

「我就看不得電影，祇你就看得。」

「我是別人請。」

「我看我的，你看你的，這你管不着。」

『管不着啊，銅錢勿拿出來在這裏白吃白住是不行的，這裏不是你的寄宿舍。』

『不拿出來你打算怎麼樣？』

『怎麼樣哪，你滾。』

『放你媽的屁，要滾就滾，算不了一回事。』他罵着。那拳頭在桌上擂了一下，『在沒有滾以前還得做點樣子你看看。』於是那桌子四脚朝天在她前面兩寸遠翻倒了。

『你打好咧，怕你不是人。野蠻東西，告乏子。』她口雖這樣說，身子卻站起來往後退。

『告訴你』他的聲音抖戰着，眼珠暴出來，牙齒咬得緊緊的。『野蠻不野蠻，我就不會罵，看吧，來啦。』眼光逡巡了一下，即刻，那寫字臺上三箇茶杯中的一箇破點的遭了殃，由她頭上飛過去，碎啦。『要滾我得先把這屋

子裏的一切毀了再說。』接連就一脚。踢着那銅痰孟屎出尿流的在地面打滾，一直滾到她的腳邊才靜止。

『救命啊，啊呀，打人呀！』她祇好乾喊着，想把家醜表揚出或者可藉着四方大娘的輿論可以阻止這暴行的。

他也知道流血不是件好事，警察來了不是和自家全無關係的，然而威風不能不出足。屋子裏的東西原是自家購製的，說不定將來『滾』不了依然落得自家沒有得享用，雖然口裏這麼着：『你喊，你喊，我今晚非幹箇痛快不行，殺人放火也不過那末一回事，』可是他拐着的那椅子卻是比較破舊的，又從她頭上飛過去，靠得住，祇離三寸高，落在後門上，那手法真不錯。可是這樣做有功效，那箇『妻』終於怯了，由後門喊叫着逃了，在團轉左右的人堆裏哭訴着頃間的災禍。

屋子裏祇贖了章公，他匆匆的將後門落了鎖，把抽屜裏的領子領帶抓在手

裏，取下壁上掛着的幾件西服搭在肩上，提着一口皮箱，很敏捷的開開前門，奔到大街上，低着頭一步一步的踱。『雖是四海爲家，然而目前到何處去呢？』這樣一迴索，不久就有了主意，仍然往前走，走過一條街，在一箇弄堂口站住了，那兒有幾箇相識的單身漢在看街。

『怎麼一回事呀，韋公？』有一箇驚駭的問。

『我家裏着火啦。』他用這話暫時搪塞着，臉雖慘白，可沒有慌張的表情。

『哎呀，這真是不幸啦。怎麼會起火的呢？』他們中的一箇非常關切的問，餘人也就裝出箇想去救援的樣子說：『那末，燒到什麼程度了呢？』『就祇搶出這點東西嗎？』『你的夫人呢？』

『她恐怕已經燒……』那樣夾七夾八的問，他也就無心來回答，祇這樣慘笑着說了半句便把別的話接上：『噯，你們這裏有睡的地方沒有？』

『靠不住，』『有假。』他們不相信，有的把眼睛釘着他。

『誰騙你們，嘍，你們看，那釘鈴鐺鐺的不是救火車嗎？』

好幾箇腦袋跟那釘鈴鐺鐺聲音轉過去，沒說慌，真有三四條救火車馳過着；可是那些救火車沒一輛是向章公家駛的。

十七年十月二十二日在編譯所。

——完——

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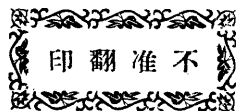
火

中華民國十八年五月出版
中華民國二十年二月再版

平淡的事 (全二册)

△(實價大洋五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作者 彭家煌
發行所 沈駿聲
印刷所 大東書局
總發所 大東書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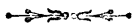
分發行所

漢口 長沙 南京
廣州 北平 天津
梧州 徐州 成都
遼寧 汕頭 哈爾濱

大東書局

MY LIFE

陸鴻勛譯



我的一生

本書是俄羅斯寫實的著作，經過大文
學家托爾斯泰的修改，所以格外覺得
出色。內容有前俄婚姻的不自由，悍
出的陰險，農民的苦况，監獄的黑暗
，姑的腐敗，宗教的潛勢力等，寫
得，醫院的腐敗，用意却非常深刻。
得雖平淡，用意却非常深刻。



冊

實價四角

大東書局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
研究
我
民
封
辨
五
六
解
解
解

海
图
书
馆
藏
书

274

海
图
书
馆

E19758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0 8339B

~~E-19758~~